



地獄景觀

李國壽

張小蘇

毛守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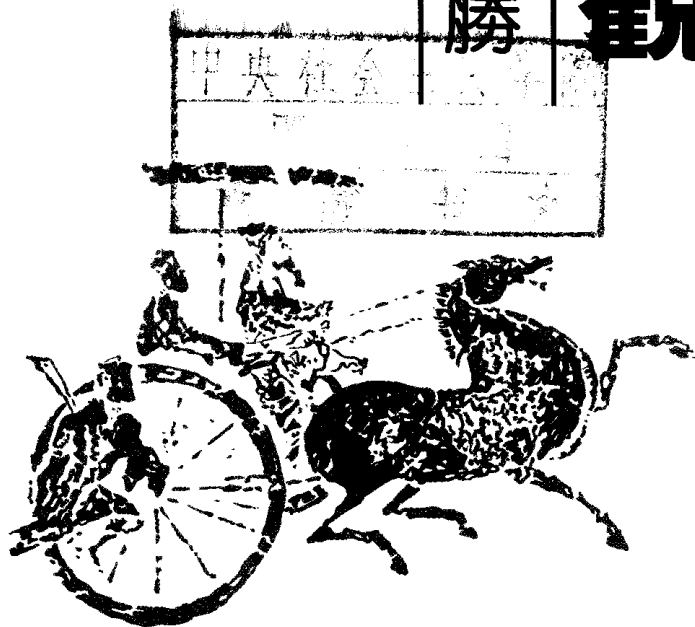
海天出版社

李國濤 張小蘇 毛守仁 著

地獄景觀

蒲縣東岳廟覽勝

140-75
79186



海天出版社

(中國 深圳)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200267825

责任编辑：周景芳 张 曼

特约编辑：黄道恕

装帧设计：陈士修

图片拍摄：王 卫 秦 涛 杨玉平

赵建国 魏玉书（按姓氏笔划为序）

地 狱 景 观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2.5印张 45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7—80542—284—2/K·14

定价：3.80元



全 景

山門



武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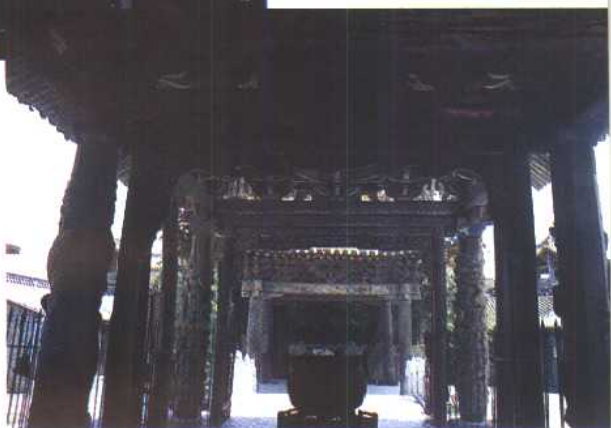


武士(二)

對聯



角 樓



看 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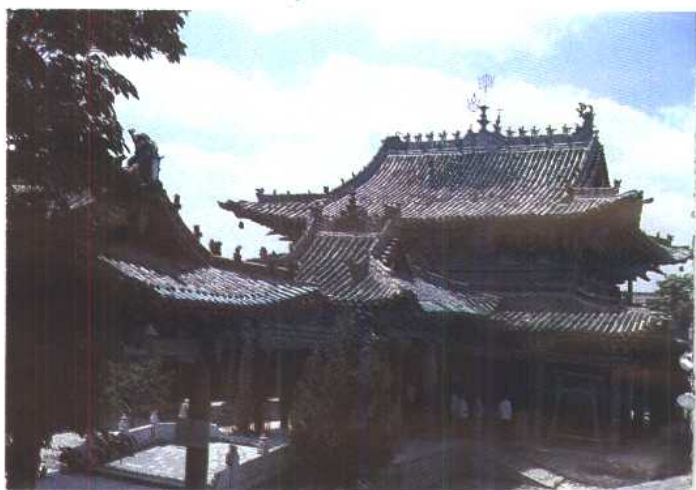


天堂樓



黃飛虎

行宮全景



四大天王



樂樓



古柏



楸王



屋脊(一)

屋脊(二)

嬉戲(一)



嬉戲(二)



屋脊(三)



石 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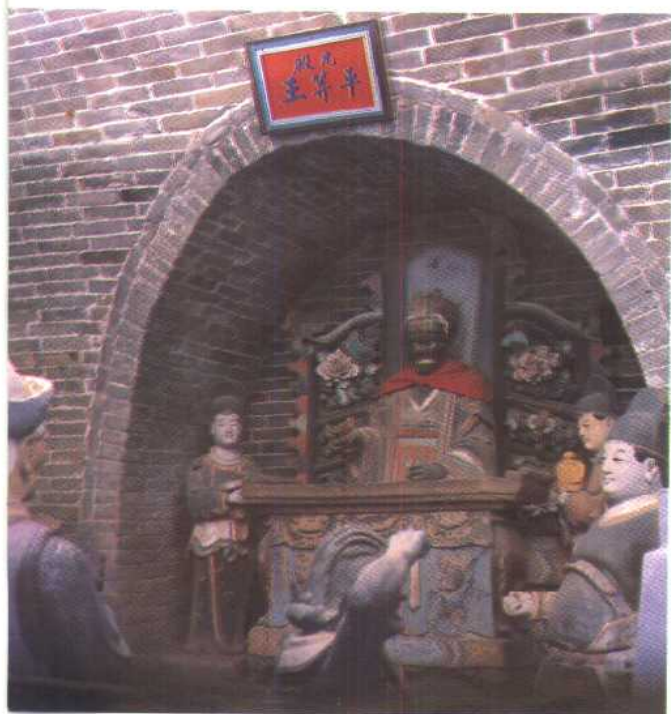
漁 樵



耕 讀



豐都城



閻王



盤龍柱



地獄十八級臺階



西 曹



小鬼(一)

小鬼(二)



小鬼(四)

小鬼(三)



小鬼(五)





夜游神



迷魂湯



元 塑(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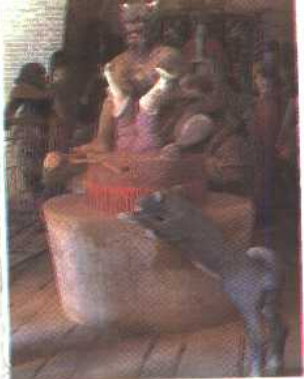
胡迪罵閻



劉全進瓜

望鄉臺





血 磨



刀山冰獄



缺斤短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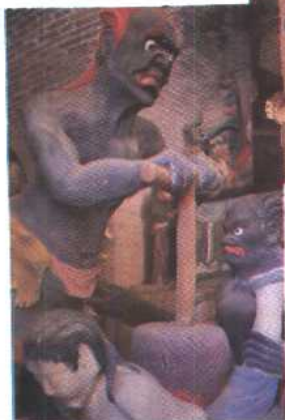
火 炕



刮 面

鋸 解

油 炸



碓 搗





轉世圖

轉世門



编者的话

蒲县东岳庙，俗称柏山庙，位于山西省蒲县城东5华里的柏山之巔，松柏环绕，郁郁葱葱。东岳庙为东岳大帝黄飞虎的行宫，占地面积8900余平方米，共有房屋280余间，布局严谨，以行宫大殿为中心，组成一个主次分明、左右对称的建筑群。前有天堂楼，后有阴曹府，院周楼廊环绕，四隅角楼高耸，是一座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宫庭式建筑。

东岳庙始建年代已无可考，据最早的记载亦在唐贞观之前，屡经历代战火，兵燹、地震，几经塌毁，几经修葺，至今可明显见出金、元、明、清各代的建筑艺术风格。不仅在建筑上如此，在内容设置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行宫各殿堂供奉的神祇，大多属道教教义的范围，而清虚宫之后的地狱冥司，却是依佛教教义而建。不独如此，足到之处，随处可见道佛并陈、神人合一的格局。这种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艺术风格正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精髓，同时也由此构成了我国寺庙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

东岳庙除了巍峨的行宫大殿之外，还有一座独具特色的地狱冥司。这座享誉中外的十八层地狱是我国现存的规模最大、塑像最多的地狱冥司，约有140多尊塑像，等人大小，或楚楚怜怜，或狰狞可怖，以一组组群塑展现出让人闻之生畏的地狱全景。地狱之说，源于佛教，隋唐之后，渐入东土，为我国民众接受，渐渐渗入我国的文化厚土中。当你游

DT84/31

历森森然的地府时，除了观赏各款形神逼真的神祇、塑像之外，还能寻找到文化的萍踪，它在呼唤你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思考。

蒲县东岳庙是我国一处别具特色的旅游胜地，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我们编辑出版《地狱景观》一书，旨在向海内外的游客，一切想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人士提供一份较详尽、较直接的文字资料。

在编辑出版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山西省临汾地区有关部门的鼎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目 录

第一章	东岳庙的由来·····	(1)
第二章	地狱的塑像·····	(27)
第三章	阎罗殿里的民俗·····	(44)

第一章

东岳庙的由来

蒲县何来“东岳”？

山西蒲县有座“东岳庙”，在左近方圆几县很有名气。我父亲是山西洪洞县人，洪洞离蒲县有百八十里，据他讲，村上人提起蒲县东岳庙无不毕恭毕敬，晋南一带有名的戏班班主，及戏曲名角，逢到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庙过会，即使有天大难事，也得赶到庙上去唱，雷打不动。如果对东岳庙稍有怠慢，一年之中，不是主角破了嗓子，便是班主跌打摔伤，反正总得遇点灾，遭些难。村里谁家孩子灾病不断，俗称“难养”的，也一律采取某种方式，宣称该孩子已被寄养在蒲县东岳庙门下，假定这孩子渐渐好了起来，家长便须请戏班子唱戏，虽则戏只是在本村里唱，名目都是为东岳庙还愿。富贵些的人家，自然请名角唱大戏，贫困人家，也须点个小布袋木偶戏唱唱，算“意思意思”。我父亲的祖母，三寸金莲且足不出户，竟然也常常梦见远在百里之

外的东岳庙，而且梦醒之后，总是一口咬定，是庙里的神托梦于她，要通过她向村里某人家传递些“信息”，倘若这户人家不如何如何，便要遇这样或那样的难，说得真真确确。而且据我父亲现在想来，她老人家也根本没有任何现实的功利目的，可见是笃信了。

总而言之，村里人认为，万一不慎冲撞了别的神，尚可补救，而蒲县东岳庙的神是万万得罪不得的，因为东岳庙的神不象紫姑、花神或床公、床婆，无非主管些农家院内的事，东岳庙火神管的是生死！对于寻常百姓，事莫大乎生死，也莫玄乎生死。中国人几乎人人都知道有位阎王爷，阎王爷有份生死簿子，阎王爷终日伏案办公，便是翻着这份“文件”，掌管着每个人的生时死日。对于我父亲他们村上的人来说，阎王爷就住在由他们村向西翻几架山的蒲县东岳庙。因而父亲对我说，他小时候（大约六十多年前吧），曾对蒲县东岳庙进行过一番想象，他想象中的东岳庙是一个没有天、没有光、没有路的所在，只有阎王判官、牛头马首于混沌之间时隐时现，伴着一阵阵的哭叫声忙得不知所措。

我想，东岳庙在洪洞人心目中的样子，大体上也是它在其他邻县人心目中的样子吧！

近来，我去仔细游了一次蒲县东岳庙，虽然也有活人游地府的几分悚然，但那地方究竟不是我曾祖母梦中的样子，也不像我父亲小时候幻想出来的那样可怕。不独如此，这座庙连同它所蹲伏于其上的蒲县东神山，倒是个很美的所在。东神山又称做柏山，顾名思义，那山上遍布野生松柏，还未上山，先闻到山风送来的阵阵柏枝香气。一路上山，还真是“踏翠沾靴，采薇满担，一袖香风”。上到山顶，确乎感到

前人在这留下的两句颂词：“岚气千岩笼紫阁，松涛万树沸青邱”决不为过。

和每座有名的寺院道观一样，柏山和东岳庙也有许多传说，其中尤以一些不可解的传说最吸引人，诸如东神山上那些茂密参天的苍松翠柏，何以不待培植而苍翠自如？又何以满山的柏树树干均向右扭，无一例外？人不可知，只好说“若有神焉”！

我首先感到不解的是，这座庙何以称做东岳庙？柏山的名称，是可以顾名思义的，满山柏树是也。东岳庙的名称却不大好顾名思义，只有建在五岳之一的东岳泰山上的庙，称做东岳庙才名实相符，然而，蒲县何来东岳？

蒲县位于山西临汾地区西部的吕梁山支脉中，称该地为河东之咽喉，西秦之门户是恰如其分的，但把蒲县的这座山称为“东岳”，便有些当不起，除非说它是本县的小“东岳”。然而不，这座山上处处打着的是真正东岳泰山的标记，蒲县东岳庙为蒲县八景之一，其名就叫“东岱晴岚”，该庙山门门楣上的横匾也大书着“岱岭横云”四字。这个“岱”字，不就是杜甫登东岳泰山后所写的“岱宗夫如何”的“岱”字吗？这个岱字似乎倒是泰山的专称。

前人崔旭游蒲县东岳庙后，留有一首五言诗，最后两句是：“超然凌绝顶，涛响俯身听。”后一句不错，而前一句大约只能是诗人的心象。东神山充其量只能是蒲县的“绝顶”，只有登上那远在渤海之滨的东岳泰山岱岭才真正可以称得起是“凌绝顶”。

那么是宥于蒲县一隅的前人崔旭见识不够呢，还是我有些事情没有搞清呢？

仔细游览了蒲县东岳庙，又向一些先生请教，颇长了些

见识，算是弄明白一点儿这座东岳庙的来历，弄明白区区蒲县这座并不算高的柏山与登上之后可以“小鲁”的巍巍泰山共有东岳之称的原由。不仅如此，还多少识了些鬼神之事，有机会一定得到我的老家，向那些对阎王爷毕恭毕敬的老乡讲一讲，在蒲县东岳庙里，阎王爷倒算不得太大的官，这里尊奉着东岳大帝才是掌管“世界人民官职生死贵贱”的官中之大官。

话说起来，可能扯得远一点儿，但话题还算有意思，我倒觉得，若不把这个久远的话题搞明白，单把蒲县东岳庙当一座古建筑来逛，实在也逛不明白，对柏山形胜只是生出“云连千壑白，树可一山青”之类的感喟，究竟也还是仅知其然，倒不如追其根底，搞个清楚为好。

话得从远古的自然崇拜说起。

原始宗教的发端，便是自然崇拜。当人类还处于非常自然化的时期，出于对大自然的依附，也出于在这种依附中对大自然的某种特殊的感悟，逐渐产生了山川崇拜。《礼记·祭法》中有这样的记载：“山川林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大自然确乎是神秘的，有时神秘到令人恐惧。今人如果对山川林谷丘陵不再感到这种神秘，是由于对身边的自然物有了一定的理解，这种理解可能还是很肤浅的。但今人仰目观望夜空，在疏密之间的星群中，尽力向远望去，也会在对茫茫无限的宇宙的冥想中，生出神秘感乃至恐惧感来。对于古人，脚下的土地，身旁的木石，滔滔的江河，云端中的峰峦，都像今天我们头顶的星群。谁能说土地不够神秘呢？它为什么能滋润万物？为什么可以春种一粒籽，秋收万担粮？为什么它可以托载着我们、吸附着我们，给我们以房屋、道路？今人对土地不再感到神秘，实在是

些不够敏感了。在农民的家里，至今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对联：“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品味这幅对联，一可以感到说的准确，二可以感到依附于土地生活的农民对于土地的崇拜。于是，在很早以前，人们为了感谢土地负载万物，生养万物之功，开始对土地神进行祭祀。

土地，就其面貌、功用及其他自然性而说，有它的普遍性、一致性，故而人们有可能抽象出土地神的观念来。而山岳河川则不然，它们不但比土地更难以预料和把握，还各有其独特的外观和个性，因而山岳、河川的神便成为多元化的，每山每水都有各自不同的神。这些各自不同的神出现，正是人们对于伟大的自然力顶礼膜拜的结果。在云雾缭绕的大山面前，就连天子，都得恭恭敬敬地“秩而祭之”。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殷周时，申、吕诸国便崇拜嵩山，赵国人崇拜霍太山，在对山岳的崇拜中，又尤以齐地为最甚，因而，齐地所尊崇的泰山神，便逐渐成为在全国影响最大的山岳神，以致有“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泰山尔”之说（见《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

大约在西汉武帝时期，五岳的观念在中国真正形成，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人们才对中国境内拔尖的五座名山有了一定的认识。五岳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而唯“鲁邦所瞻”的泰山，大约由于地处古人所尊为“万物之始，阴阳交代”的东方，而被称为五岳之长。这就是又将泰山称为岱宗的缘故。岱者，长也，宗者，亦长也，总而言之，五岳之中，每天最早见到日出的泰山，被奉为老大，以致很久以前，得天下者，都要到那里“受命易姓，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平也”。

东汉时期，谈玄论道之风大盛，实际也是一次文化大发展时期，对五岳的崇拜，增添了新的内容，人们不但把这些大山当作主管风雨水旱的神，还把它们的权力大大地增加了，认为它们与天相通，当然就还管着官吏的仕途，人间的生老病死，这些山神被人格化了，自然崇拜也就发展到了鬼神崇拜。

人们认识事物的能力越强，想象的翅膀就越有力，打这之后，有关五岳的故事就大大增多了，别的不说，单是泰山，便沾了种种故事的光，一发迷人起来。

大概由于泰山是五岳之长，人们便赋予它最大的权力，说它本是天帝的孙子，主召人魂魄。在泰山顶上有金匱玉策，从金匱子中取出玉策来，便可查出自己的阳寿之长短。汉武帝就去查过，结果“探策得十八”，这可叫人倒抽凉气，但没关系，故事还有情节的最后一转：汉武帝把十八倒读成八十，后来，果然因此而活了个大寿数。

又有传说云，某人正走在泰山的山间小路上，忽然从树丛里窜出一位着绛色装的小神，对此人说：“泰山府君召见你！”此人大为吃惊，踌躇着没敢说话，此时，树丛中又蹦出一位小神，请这位惊魂未定的人暂时把眼闭上，没一会儿，睁眼看时，已进入一座威仪甚严的宫室。在这里见到了泰山神，原来是泰山神请此人为其远嫁给河伯的女儿传递书信。故事很曲折，但总之是此人便在泰山神和河神之间跑了几趟，不仅在两处吃得满嘴流油，而且后来还仗着和泰山神的关系，把他已去世的父亲和儿子从地府里保了出来。此人的奇遇引人入胜，同时也可看出泰山神掌管冥间的厉害。那时的泰山神，只被称为泰山府君，到唐朝，唐明皇封泰山神为天齐王，宋、元时期尊五岳之风更甚，五座大山均被封为

帝，泰山又有幸被加号仁圣二字，泰山府君便由泰山天齐王变成了泰山天齐仁圣帝，俗称“东岳大帝”，说他是百鬼之主，帅领群神五千九百人，掌人世居民贵贱高下之分、禄科长短之事、十八地狱六案簿籍、七十五司生死之期。泰山本身一发成为群山之祖，五岳之宗，群灵之府了。

隋唐之后，随着佛教的传入，人们才又听说了阎罗王、地藏王主管冥间。其实，这两位是外国人。阎罗二字本是印度话，地藏王的来历更甚不确，有人说他是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婆罗门目犍连，有人说他本是一位姓金的朝鲜王族，反正不是中国人。但宽宏大量，兼容并蓄的中国人，并不因为他们不是中国人便不准他们成为中国神，在中国民间，两路主管冥司的神逐渐合流，不过中国的文化仍然把东岳大帝安排为阎罗王、地藏王的上司，让他们并存于东岳大帝庙中。

泰山神既然已经人格化，即人神化了，那么这位东岳大帝来自何处呢？古代典籍中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他似乎是王母的外孙。王母的小女儿名叫婉罗，她的儿子三天，本在天府任职，当着太上府司直，官位不小，有如地上官职中的卿佐一类。但这位公子年少爱玩儿，不专心工作，结果被“有司”向上参了一本，被罢了官，贬他到下界去“降主事东岳，退真王之编，司鬼神之神”，成了东岳帝。

这种说法只是把天上和冥间的级别、等级说清了，但于东岳大帝的形象不大有利，一位贪玩儿误事的官员在天上误点事或许不打紧，到冥间去若仍然玩儿心不改，玩忽职守，可就要人命了。

还有一种说法，盘古氏的后裔，叫做玄英氏，玄英氏的儿子称金轮王，也叫少海氏，少海氏的妻子称弥轮夫人。有

天晚上弥轮夫人梦见从口中吞下了两个太阳，次日便感到身怀有孕，且为双胞胎。不久，生下了两个儿子，长子为金蝉氏，次子名金虹氏。两兄弟后来都很出息，哥哥金蝉氏当上了东华帝君，弟弟金虹氏住在长白山，也因佑民有功，被封为太岁，称太华真人，后来成为东岳大帝。

据说这种说法得到了道教的承认，被载入道经之中。

有关东岳大帝来历的再一种说法来自距今不远的清代小说《封神演义》。这部小说在第九十九回中说：“封黄飞虎为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总管天地人间吉凶祸福，执掌幽冥地府一十八重地狱，凡一应生死转化人神仙鬼，俱从东岳勘对，方可施行”云云。

这种说法来自文学家的想象，与最初的泰山神，已完全不是一码事。但由于小说家手法高超，写得活灵活现，不仅塑造了黄飞虎的艺术形象，还具体描画了地狱的情状，感染了不少读者，因而近代或当代一些东岳大帝庙也索性采用此说。柏山东岳庙一向也以这一说法为准，说这是黄飞虎的行宫。

三天也罢，金虹氏也罢，黄飞虎也罢，反正说的俱是东岳大帝，东岳大帝主掌生死，司着冥界，其威可畏，须得敬着，但远地人又不便到泰山去，因而在很早之前，人们就在各地设立泰山神庙，即俗称的东岳庙了。据说在唐代，东岳庙已是每个县城必有之庙。这样看来，在离山东泰山几千里之外的山西蒲县有座东岳庙也就不是怎样的奇事了。

蒲县东岳庙览况

然而蒲县东岳庙之存在及现状，又确乎算件奇事。毕竟

早已不是唐代对泰山神封帝的年代了，毕竟现在不是每个县都有东岳庙了。如同全国各地关帝庙不少，而唯有山西运城解州的关帝庙最大，最著名。山西蒲县的这座东岳庙规模之大，保存之完整、塑像之多、年代之久，堪称全国之首，因而要游东岳庙，还须上蒲县柏山。

蒲县东岳庙离蒲县县城仅五华里，位于城东苍翠的柏山顶。有关柏山，本文前边已经提到，撇开庙不提，单是柏山，已是奇观。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吕梁山，于裸露着黄土脊梁的土石山臂弯里，独有这里一片秀色，而又不是人造，还未上山进庙，就先有很浓的“仙气”。

沿新辟的盘山汽车道，不断迂回，从松柏波涛间向上旋去，弯道间已可见红墙绿瓦于山巅之上时隐时出。不一刻，车子便行至山南半腰车场。这个小平台南端为庙前影壁，影壁上写有“柏山胜境”四字，影壁正北，对着通向山顶庙门的“长虹磴道”。磴道笔直地对准着山顶山门，宽约五、六米，长逾百米，如同一道从山顶泻下的飞瀑。

沿着长虹磴道向上走不了几步，可见两侧对称小祠各一座，左为“将军祠”，右为“土地祠”。“土地祠”自然供土地神，“将军祠”供的是五道神。这两座小祠规模不大，算作逛东岳庙的开场小引子。大约由于东岳庙神主司冥间的原因，这里的土地祠堂很有几分凶气，祠堂门外两厢壁画上的人物龇须瞪眼，且有虎狼分列两旁，人物手中举着类似书卷状的东西，上书：“善恶分明、赏善罚恶”。这可不是别方土地爷的作风。

祠堂门口的楹联倒描画出土地神与五道神一文一武的情状。土地祠的楹联是：

洪范数居五
诸侯宝列三
将军祠则为：
策马能殿后
持杆敢当先

这两座小祠，有些像东岳庙的门岗，或曰传达，虽距山门尚有距离，先就传出几分森然气。

从小祠间穿过，大约行至整个长虹磴道一半处，便来到“御马亭”。这里的“御”字当然是指被封为“帝”的东岳大帝了。东岳大帝的马当然是名种，厅内两侧各塑赤色马一匹，皆是昂首扬蹄，一匹是“金晋泉”，一匹是“五花骢”，每匹马都有一位凶狠的武士牵着。

从此处仰望，已可见很有气势的山门了。门外有铁狮一对，铁狮两旁旗杆高耸，门楣上横匾大书“岱岭横云”四字。

听人介绍，得知蒲县东岳庙之建成，已颇有些年代，始建于何年何代已不得而知。《蒲县志》中载：“庙祀相传已久，莫考其始，自唐贞观以来，屡加修建”云云。“贞观”为唐太宗的年号，想来创建此庙必在“贞观”之前了。元代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平阳一带（今临汾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唐宋碑碣毁之无遗，现在庙内虽有刻石碑记数十通，却均为元代以后的了。在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的碑记上记载：“斯宫之筑旧矣，碑文剥落，无以考其兴建。”据行家说，宋金时期，蒲县东岳庙已有相当规模。元大德七年的地震相当剧烈，以致“坏城廓，塌渠堰，毁官民庐舍十万计，寺庙倾倒一千四百余所，压死人无数，地裂成渠，村堡徙移，余震持续三、四年之久”。这样，东岳行宫自然也就

“一倾为瓦砾”。到了元代延佑丙辰三年（公元1316年）集资重葺，结果“工未讫功，地又震，栋宇再摧”，到延佑五年（公元1361年）建起了庙内大殿。后经明、清两代屡有修补。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临汾又发生地震，但由于这次地震范围较小，东岳庙损坏甚微。这样看来，屡经磨难，也屡次重建的蒲县东岳庙的年龄，至少也有一千三百余岁了。也即是说，早在唐明皇将泰山王封帝之前，就有这座东岳庙了。大约总是这里的地理环境及森森柏山与泰山神传说的内容有着某种契合，人们才总是去顽强地修建、重修，一次重修就是一次文化累积，终于使这座庙成了今天这样的规模。

一般古迹部门的管理人员，从考古及文物的角度出发，总喜夸耀自己部门的古的一面，但对我们这样的游人来说，除了观赏古迹，也还有观赏民间思想风俗、民间文化的兴趣，因而丝毫也不会由于某些建筑为后代累加，资格不够老，而看不起它们，正相反；从这些累加的建筑中，恰恰可以看到文化、风俗的沿革来。

即如眼前的山门，就是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地震后，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重建的。这座山门左右对称着钟、鼓二楼，一字排列，成为三楼并峙的布局。山门之上叠构着楼阁，名为“天堂楼”，在“天堂楼”北侧筑有悬空小拱桥一架，与第二道庙门之上的另一楼阁——“凌霄殿”相连，“凌霄殿”两侧又辟有小阁各一舍，左为“染香斋”，右为“会文轩”，一套山门建筑设计紧凑，小巧玲珑又富有变化，不正是清代精巧秀丽的建筑风格吗？

在这一座建筑中上下观望，楼阁俏丽，工整典雅，由悬空之“登仙桥”进入“天堂楼”，极目观望，云树苍然，荫爽

交匪，飒飒风声之中，心胸大爽，真有羽化登仙，进入天堂的超然之感。在这里小坐，全没有一点点对冥司的畏惧，刚才在土地祠与御马亭生出的一些畏惧，这时又转还为神朗气清之态。建筑本身布局、风格的变化的节奏，操纵着游人心理变化的节奏，倘或这座有关冥司的建筑一味地吓唬人，它本身的魅力就要大大下降了。对于令人可畏的冥司主题来说，山门这一套清代建筑似乎显得过分端丽，但这看去好像是对主题的破坏的建筑又恰恰是对主题的一种增益，游庙伊始，在这里看看，是一个顿挫；游庙结束，出门时登高望远，又是一个幽远的句号。

蒲县东岳庙，古虽古矣，但如同其建筑不断更新，历代修葺一样，观念上也不断更新，这里对东岳大帝的认定，采取的是历代诸种说法之中最新的一种，即把《封神演义》中的黄飞虎供为东岳大帝，并认为，整座建筑是黄飞虎的行宫。

蒲县东岳庙的资格比《封神演义》老得多，当庙内大殿中巍巍然有帝王之相的东岳大帝坐像，坐了几百年后，黄飞虎这个形象才被杜撰出来，那么为什么要承认黄飞虎这个新主人呢？蒲县东岳庙的行家很宽宏地说，这样做合乎情理。

对民间神的研究，本来就属于“俗文化”的范畴，现存各种庙宇中所供奉的神灵，其实都既有传统的，又有外来的。一种文化，必须因时代、地区的变化而适当变化和改造，才能适合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民众的口味，也唯有如此，这种文化才能不断延续发展。也许蒲县东岳庙的香火其所以至今不断，跟这一点不无关系，黄飞虎的形象，民众比较熟悉，易于为人接受，那么就黄飞虎好了。神鬼之设，本不必实有其事，信则有，不信则无，如果考据家挡在山门口

说：“非也，尔何知！泰山神乃天帝之孙金虹氏也！”那倒显得可笑了。清代大学者顾炎武就主张，在这些方面不要太较真，民间既承认了黄飞虎，我们也不妨姑妄从之。

我们还是回到山门。

在“凌霄殿”内奉有圣公圣母像，根据东岳大帝即黄飞虎一说，这两位便是东岳天齐仁圣大帝黄飞虎的父母——黄滚夫妇。

由位于“凌霄殿”之下的第二道庙门再进第三道门，门前有楹联云：

伐吾山林吾无语

伤汝性命汝难逃

这其中有一个小故事。

什么地方认真说来，都有些颀风陋习，人们对于公有财物的破坏则带有些普遍性。蒲县这座柏山上的松柏，不待培植便苍翠自如，便不幸成为当地一些人随意拿来使用的对象，不拿白不拿，不砍白不砍，虽屡经各朝官吏禁止，那些自然滋生的松柏仍多受斧斤之伐。

蒲县还有座翠屏山，与柏山当初俱为山木葱茏，据县志载：“蒲，晋之西颍也。万山牙错，石骨戴土，绝山峰峦。崔嵬之奇，所称点缀山城郁郁葱葱者，惟东西二山。县东五里樊缢而挺崿者，东神山也（即柏山）；县西一里若朝而拱，若屏而峙者，翠屏山也。二山松柏苍翠，弥巔塞谷，郁然为一邑巨观。”然而到明代，翠屏山的满山树木毁于兵燹，一变而为萧条，这一来，更敲响了蒲县人保护柏山的警钟，

“今西山之盛，不可复兴矣，使东山松柏复不保护而培植之，安知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耶？”有识之士均认为，对柏山的“补救维持，亦视乎其人耶！”于是，他们向当时

官吏进言：“地虽民地，树惟神树。以地而论，所以种禾稻，未尝种树。以树而论，生之自神，非植之自人。士民孰不欲兴蒲者，其又可贪神物以为己利乎？自今以往，山木之延及民地者，不得剪其一枝，违者以盗伐山木治罪。”这些为东神山柏树捏一把汗的人紧急磋商了一番，“皆以为然”，然后立了一通“禁伐东山松柏碑”，碑记上很是恳切地讲了一番保护林木的深远意义，最后宣布，禁伐东山松柏要成为制度，“永遵成约，且以告后之经理此山者”。

但如此严厉的警告，居然不能奏效，柏山上的树木仍然屡遭砍伐，有人就是不怕官吏，更不怕绅士们商之舆论后的集体大动肝火。

到了民国初年某日清晨，突然出了件奇事。两位互不相识的农民，都到县知事石映榎处声称，昨晚他们做了一个梦，很有必要向知事讲讲，知事石映榎先后召见他们，听他们谈梦，两人的梦，内容竟是一模一样，即山神（或者就是东岳大帝？）告他们一副对联云：“伐吾山林吾无语，伤汝性命汝难逃。”

这两位农民一位叫冀向魁，一位叫曹根秀，不仅互不相识，而且都是文盲，并不具有编出这副对联的文化水平，可见是神灵的昭示了，于是，知事石映榎恭而敬之，沐手敬录了这副对联，悬于东岳庙中。这条消息不脛而走，广为人知，人们称奇之余，又感到脊梁骨发冷，一直无语的山林，发出最后通牒了，哪个胆敢再盗伐山林，便难逃性命，东岳大帝管的就是人命，他老人家这回亲口发话是无疑的了，托梦于一人怕民众不信，同时托梦于二人，而且是如此这般的两个人，还怕你们不信么？！仅有一，是为孤证，同时有二，是为全证，无可怀疑，铁证如山。县知事要不了的性命，县绅

士要不了的生命，东岳神神若要，可是轻而易举。既然事关性命，吾辈小民对神山敬之犹恐不及，岂敢砍乎？伐乎？此后，再也无人敢去柏山盗伐树木，以至如今仍能有这样一块灵秀之地，点缀在石骨嶙峋的黄土地之中。

此事若是人编出来的一篇旨在以神制人的故事，不失为良策；若果乃神仙所为，亦是高招，客观效果总是好的。到了科学昌明的本世纪末，人们似乎敬畏科技超过了敬畏神灵，不然的话，环境保护部门，绿色和平组织倒可以将此法推而广之。

从这副楹联中走过，进了第三道庙门，便可见到以东岳庙行宫大殿为主体的建筑群了。这道庙门为洞形，在其上，坐南向北，为庙内慰神戏台，称作“乐楼”。据说除了台前角石石狮为明代遗物，其余均为清代建筑。

这座“乐楼”是为庆贺东岳大帝诞辰时演戏用的戏台，装璜甚是考究，台口横楣用一组木雕装饰，采用剔透雕法，左为“渔樵”，右为“耕读”，中间部分是“八仙庆寿”，台内横匾四字为“神以人和”。

站在这个位置，环顾整个大院，便会看到，除了这座正对东岳大帝行宫大殿的正面戏台，在大院东西两侧还有两座戏台，一称东华门东乐楼，一称西华门西乐楼。听说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大帝诞辰日，这里都有很隆重的庙会，三个戏台同时使用，各路戏班纷至沓来。想必对于戏班子来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这日子非同小可，集中在一起一比高下，大约相当于我们现在常搞的戏剧调演。所不同的是，三个戏台同时上演，在品字形的三个台口三个班子每次须唱同一出剧目的“对台戏”，相当于当今体操竞赛中的“规定动作”。这简直是唱戏比赛，也许观众们同时面对三个戏台听戏，当

裁判员的热情胜过了欣赏艺术的感觉，但焉知为戏班裁判高下的热乎劲儿不也是一种艺术享受呢？

三个戏台上两侧演员的出入口均刻有横额匾，正面戏台右首为：“海上市”，左首为“蜃中楼”。西边戏台右首为“秦楼月”，左首为“望仙阁”。东边戏台右首为“有声画”，左首为“无弦琴”。

从这些匾额的题字内容上，很可以感觉到人们对于艺术欣赏的趣味，舞台上那些美妙的境界不是如海市蜃楼一般飘渺而不可及吗？舞台上那不为时间、空间所限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可以把人们带入仙山琼阁又可以使人回望秦时明月，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戏曲的表演、演唱来实现的，那些优美的动作，动人的唱腔，不正是有声之画，无弦之琴吗？

· 仔细看看，这偌大的庙院，其实亦是一个很好的剧场，不仅有三座戏台之多，院子的东西两侧又于砖窑之上建有一层木结构廊房，有如现代大剧院的两侧包厢，据说当初男女有别，这楼上的廊房，是专供妇女们看戏的地方，这样倒是于妇女有好处，省得在下边乱糟糟挤得看着不着，被封建意识所轻视的姑娘、媳妇们，托东岳大帝的福，至少在大帝祝寿时，于东岳大帝庙中可以高出男人们一头。

不过，院内看戏最好的位置，还在台前的“看亭”。这是一座方形小亭，建于明代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结构为明初形制，单檐歇山式，四根角柱之上额枋交结成井架，每一面施斗拱五朵五踩，亭内中央雕有小木作藻井，中心悬雷公柱一枚。屋檐平缓，翼角舒展，坐在这里看戏的，自然是官吏士绅贵宾或其他大首长。由于庙会住持者议事也在这里进行，这座精致的方亭也称作“议事亭”。

从这里过一小桥，在行宫大殿之前，便是“献亭”。亭前小桥两侧石雕勾栏围护，谓之“金水桥”。“献亭”是为东岳大帝供献祭品，进行祭祀活动的地方。亭为方形，单檐九脊顶。这里的四根盘龙石柱，要算是该庙的精彩部分，从文物考古的角度看，这里最引人注目，石柱柱础上至今清晰可见“泰和六年五月重五日”等字样。泰和为金代年号，在现存蒲县东岳庙内，这四角柱础石雕，是最早的遗物了。

四根盘龙石柱，传说为一个师傅和他的三个徒弟所造。在雕刻石龙时，师徒四人背对着背，互不相准偷看，为的是赛一赛最后谁雕得好。师傅雕的是西北角石柱，他颇费功夫地雕了一条盘于柱上的龙，满以为不错，岂知功成之后一看三位高徒的作品，不独有龙，而且龙或在云端飞舞，或于波涛中跃动，同一题材，三个徒弟在表现上均超过师傅，可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个规律。

大概这是当地不知哪位教书先生编的故事，用心良苦，且有一些根据，即单是西北角那条龙柱上无云无涛，但却给后代游人出了个小难题。当导游小姐讲完师徒四人背刻石柱而以师傅作品最次的故事后，便戏问游人曰：“你们看看，哪一条龙是师傅之作呢？”游人中若有些爱面子或虚荣心重者，便不免犯踌躇，生恐说错，落个不懂艺术的名。

师徒四人雕龙的故事，毕竟是传说，实际上，四角盘龙石柱中，前两条为元代所雕，后两条为明代补造。前两条元代龙旋回曲折，蜿蜒自如，盘绕于流云之中，后两条明代龙则在艺术手法上差之远矣，而无论元、明两代在这里留下的四条中之任何一条，又大不及柱础上出自金代蒲县郭下村石匠李霖之手的石雕。础盘四角雕宝相花，复盆上各雕三条行龙，有“龙串富贵”，有“龙串流云”，有“龙跃海涛”。

鱼、虾、龟、花卉、流云间于其中，曲折柔丽，跃跃欲动，雕工之精细，造型之秀美，是我国宋金遗物中罕见之精品。

如果说前人应为后人之师，那么“献亭”内的雕刻不单不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反倒是生姜还属老的辣，先人处处压后人。

立于“献亭”而面对的，就是该庙的中心建筑，行宫大殿了。大殿面宽、进深各五间，四周石柱围廊，重檐歇山顶，檐下斗拱满布，宫门悬有“东岳天齐”匾额一方，为清初顺治三年所书，正面设板门，四壁无窗。殿内脊柱下题字：“大元延佑五年岁次戊午八月建。”殿周廊柱，均为砂岩雕凿而成，廊下柱础多为元代形制，据说仅前檐明间北侧平柱下础石，系宋金遗物。前檐廊柱上，刻有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县尹刑叔亨所作“木兰花词”五首，全文五百余字，书法秀丽，文笔流畅，其词音韵铿锵，意象豪爽，是一首慷慨激昂的议政诗，书法劲秀，是珍贵的元代遗墨。大殿廊柱之上，仅施柱头斗拱，无补间铺作。大殿梁架，叫做“彻上露明造”，殿内无窗，这种建筑结构，使得梁架成为采光口。金柱上设护斗及华拱两重，承托梁架荷载，椽头略有卷刹，翼角翘起平缓，整个结构均属元代原作。

大殿顶部全覆盖着琉璃瓦，脊饰吻兽为黄、绿、蓝三彩琉璃制成。正脊上除两端吻兽与脊中宝刹外，还有骑马武士十驱，分布于脊刹两侧，对向奔驰，姿式威武雄壮，色泽鲜艳明丽。垂脊上蹲小兽六枚，戗脊上三枚，有狮子、麒麟、海马、獬豸等，极端为套兽。整个殿顶装饰，是清代重修时更换过的。

大殿内高大的神龛约占殿内空间的二分之一。龛内塑有“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像，塑像拱手捧着玉圭，端坐于

龙椅之上，神态庄重，双目凝视。塑像顶部有悬塑一组，内容为人物、飞龙、骑乘等。不仅工艺精湛，而且五彩斑斓，那鲜艳的颜色，历经几个世纪，居然还是那么漂亮，实在令人扼腕。

神像显灵的传说有很多，大概各地庙宇大小神像多多少少都有，这座东岳大帝像一定也有不少这方面的传说，可惜没有去仔细调查和了解。但听导游小姐对我说，就在最近，这座塑像还显过灵。

从某地来了一位气功师，听说这座塑像其所以栩栩如生，是由于塑此像的最后道工序——即当时的气功大师向塑像输入了“气”。“气”进入塑像，塑像才活了起来。这位现在的气功师便试图与塑像“接气”，他双臂平伸向前，手掌对准“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像，运足了劲儿，开始发功运气，但听得“咣啷”一声响，只见这位气功师被击得跌翻在地后且冲出庙门之外数步。

此情此景为该导游小姐所亲眼得见！

当然，她看到的千真万确的，是这位气功师的倒掉，至于“气”不“气”的，便不得而知了。

人们对于这座神像是尊崇的。据说这是一座走像，即能抬着走的神像，至今，殿内龛前仍有小轿一台，这台小轿就是农历三月二十八日迎神赛会时抬像用的，人们在这天把神像抬出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现在不抬了，昔时迎神盛况倒真不知能热闹到什么程度。

大殿前有一通“重修东岳庙碑”，碑文出自元代卢希古之手。石碑碑面平滑，光可鉴人，听说这碑有个奇妙的功能，可以预报晴雨。下雨之前，碑面潮湿若汗出，不知其他石料亦有此功能，还是靠着东岳大帝，这块石头沾了些仙气？

由大殿绕过，是后土祠和子孙圣母宫。这两处地方大约是妇女们常来之处，子孙圣母娘娘当然就是一般庙宇寺院中俗称的“送子娘娘”了，故而宫内塑像为女像。“后土祠”所祭奉的“后土”在这里竟也是一位端庄淑媛的女子。

“后土”从产生，到成为一名女子，也是颇曲折的。

最早的“后土”的概念，就是土地爷。《礼记·郊特牲》载：“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这是一种朴素的对土地崇拜原因的解释，人们为了报答土地负载万物、生养万物的功劳，因而祭祀地神，这也是原始宗教中自然崇拜的一个部分。但原始的对土地神的崇拜，必然是有地区性和民族性的，也就是说，老百姓主要是对自己所居住、生存、依赖的这片土地的崇拜。这里一方土，那里一方土，各方有各方的土地神。因而《西游记》里的孙猴子有时要向当地权威咨询点儿什么事的时候，总是拿金箍棒砸着土地，喝叫：“本方土地为谁？快来见俺老孙！”可见，在很早之前，土地神只是“地方官”。

到了统一王朝出现以后，以整个大地为对象的抽象化的地神崇拜才成为可能，这种普遍性的，非一方一地的地神被称为“后土”。直到这时，“后土”才成为与上帝相对应，总司土地的国家一级的大神。即使到了这时，各个地区也仍然奉祀地区性的土地神，后来称之为“社”，正因为这样，关于后土的身份、来历的解释，说法歧异莫衷一是。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

《礼记·祭法》则认为：“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重修纬书集成》又认为：“天岁星主德庆，其精下为大社之神。”

有人说后土是人名，有人说是官名，还有人说是神名。

到后来，西汉文帝时，始从新垣平的奏议，由国家统一祭祀地祇，即后土，武帝以后遂成定制。

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满有意思。说是金陵有位叫邵衍的人，字仲昌。此人笃实好学，终老不倦，活到了八十二岁无疾而终。临终的前一天，他把外甥黄子文叫到自己跟前说：“明天我就要和你诀别了。昨天夜里，我梦见一位身穿黄衣服的人，把我召进一座侍卫森严的官府，据案而坐的是位穿王服戴王冠的人。他对我说：‘世间所传的《后土词》对后土读慢得十分厉害，你竟有此藏本，这是为什么，怎么回事呢？’说完，他令那穿黄衣服的人带我走过了好几座城阙，来到一座殿堂旁。我观视这个所在，实在是金碧辉煌，耀眼夺目，但是寂寞无声。不一会儿，大殿的金帘晃动处，有人叫我的名字，并说：天帝命你担任圆真相，让你禁绝世间所传的《后土词》，你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对着这声音说，我愿意去死。那声音道：可以，明天到位莅职。我拜命出门，脚下一个闪失，便从梦中醒来。那梦中的情景十分清晰，我现在告诉你们，那《后土词》千万不要再读、再传了，千万！千万！”那外甥黄子文听了将信将疑，未之深信。第二天一大早，便到邵衍那里去看视，邵衍对黄子文说：“吾甥再听吾一颂。”于是高声唱起来，他唱道：“虽然万事了绝，何用逢人更说，今朝拂袖便行，要趁一轮明月。”歌罢，便去世了。

可见，人们是急欲把后土这个神的诸种传说统一起来，不要再谬传种种，让人不知该听哪位的好。

然而还是不成，后土的人格化过程在民间还是变化很多，尽管邵衍老先生囑之切切，后土竟然变成了一位女神。

由于古人认为天阳地阴，所以自西汉末至南北朝，祭祀后土常以皇后配享，也许正因为此，民间自唐以下，后土祠每每塑一位妇人的神像，称之为后土娘娘。

在《稽神录》中有一小故事云，江南司农少卿崔万安，分务广陵。他得了一场重病，简直难受之极，家里万般无奈，求祷于后土祠。当夜，崔万安便梦见一位女神，耳环和鞋饰均为珠玉，穿着好几层用贝玉编织而成的衣服，她对崔万安说：“你的病可以治好，现在给你一剂药方。”崔万安醒来，照那药方服了药，病立即痊愈了。

在这个传说中，后土神已是女神了。大概也由于天阳地阴吧，民间又有后土主幽司的传说，民间举行丧礼一般都要祭祀后土，因此，在东岳庙中设有后土祠，也不算离题。

中国的阴阳学说到了民间，皇天后土便成了一天一地，一阳一阴，以至一男一女了。

蒲县东岳庙中的这座后土祠所奉的女像，由于整个庙堂采用了东岳大帝黄飞虎说，更由于认定此庙为黄飞虎的行宫，因而被说成是黄飞虎原配贤德夫人贾氏。这样，行宫内前有黄滚夫妇，中间有黄飞虎本人，后边还跟来了贾氏，一家老小到了一处，倒更富人情味，显得其乐融融。蒲县东岳庙由是又将后土祠称做寝宫，显见得以为黄飞虎每日白天到前边大殿去办公上朝，夜间在这里居住的。

至于何以在“寝宫”后又置一子孙圣母宫，从有关黄飞虎的故事或行止中恐难以解释，只能推想，大概此宫是后人硬加进来的，为的是使这座庙观内容丰富些，人们来一次，不用下山，便可遍拜群神。而子孙圣母宫（即民间所敬的送

子娘娘）又在妇女中有很大影响，于是索性添设这一内容，以使妇女们不枉上山只看黄飞虎一趟。

回来后翻了几本书，方知送子娘娘出现在东岳庙里，是颇有依据的。

从本文前一部分已知道，东岳庙即泰山庙，那今天叫做“天齐仁圣大帝”黄飞虎的，在明末《封神演义》出现之前，一直叫泰山神，而在泰山神的崇拜与传说中，便有着泰山娘娘的崇拜与传说。泰山娘娘之全名为东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据说“此神乃司使妇女多子”，并为保护儿童之神，因而可知，泰山娘娘也即是送子娘娘。

有关泰山娘娘的来历，也是说法不一，这一点与后土娘娘相似，但无论何种来历，都没有一点儿对泰山娘娘的“羡慕”，因而也无须一个类乎邵衍圆真相与后土词的故事对神仙来历进行纠偏。

一种传说为，泰山娘娘是东岳大帝之女，与东岳大帝同居泰山。“泰”字在《易经·泰卦》彖传内表示天地交而万物通之意，故有求雨之祭祀，及妇女生子之意。

晋朝文士张华所著《博物志》中便有东岳泰山女的记载。说是当初太公望为灌坛令，有一年的时间没有起过大风。文王有一天梦见了一位妇人，当道而哭。于是文王过去，问她为什么在这里哭，这妇人回答说，我本是东海泰山神的女儿，嫁为西海的妇人，我想要东归看望父亲，必须经过灌坛，但灌坛令在这里遮挡道路，使我无法通过，由于灌坛令甚有德政，我又不肯乘着暴风从这里经过，由于回家没有办法，因此才在这里痛哭啊！

文王醒来后，觉得历历如确实事，于是第二天将太公望召回朝堂，前脚太公望回了朝堂，紧跟灌坛便起了一阵暴风

疾雨。那当然就是泰山娘娘回家了。

有关泰山娘娘的另一种传说是，泰山娘娘是黄帝七女之一，黄帝的女儿怎么又名叫泰山娘娘呢？是因为黄帝曾遣七仙女于泰山迎迓西昆真人，其后，唯有一位女儿修而得道，留居泰山，成为泰山娘娘。

泰山娘娘还有一种来历，似乎比前两种更神奇，也更有趣。

昔传汉明帝时，西牛国孙宁府奉符县善士石守道的妻子金氏，于中元七年甲子四月十八日子时生了一个女孩儿，取名为玉叶。生得美貌绝伦且聪颖灵慧，三岁时，便懂人伦五常及世间道理，七岁弄通了诸般法度，夜间梦中常梦见西王母，不断受到西王母的教育。十四岁时，便再也不能在家待着了。于是拜别了父亲石守道和母亲金氏，只身来到泰山。到了泰山后，得到曹仙长的指教，入天空山黄花洞苦修，三年之后功成，玉女从洞中出来，已是“元精发而光显”，俨然成了一位女神，从此，她便居住在泰山，人称泰山娘娘。

在泰山太平顶，一直有一玉女池，池侧有石像，后累经几代，石像陷于池中。到宋真宗时，到泰山封禅，这里泉水忽然上涌，而且味道更甘美。真宗在池中洗手时，忽然在水中见到了玉女石像，便派人用玉石重雕了玉女像，建立了昭真祠以奉之。后来，昭真祠屡经拓建，大约在明代嘉靖年间，玉女更号为碧霞元君。

泰山娘娘的来历固然有种种，但总与泰山有关，这样，在泰山庙中供奉的女神，而又主管妇女生育，便必是这位碧霞元君了。

然而在蒲县东岳庙中这座“子孙圣母宫”中，却塑有主像三尊，这倒又不知缘之若何。有人说是“三霄娘娘”，即

云霄、琼霄、碧霄。大概也可以说得过去，只是不知“三霄娘娘”是否亦有“送子娘娘”的功用？

有一种说法，不知用来解释“子孙圣母宫”内的三尊主像是否行得通，即有碧霞元君称号的，除泰山娘娘之外，还有天妃夫人和顺懿夫人，而顺懿夫人也是掌管助产降子的，是不是蒲县东岳庙中的“子孙圣母宫”其实就是碧霞元君宫，而且又是少见的，将三位碧霞元君一同供祀的呢？

这些很有点儿说不清道不明的事，还是请对此有兴趣的人去猜想，去研究吧。

在子孙圣母宫之北，便是高达十五米有余的清虚宫了。清虚宫又名玉皇阁。宫内塑有“昊天金阙至尊玉皇大帝”像。玉皇大帝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的最高神。恰如《聊斋志异》中所说：“天上有玉帝，地下有皇帝。”玉皇大帝即是皇权在鬼神世界的象征，而且据说玉皇大帝也是道教庙宇中的必祀之神位，因为他是道教的最高尊神，东岳神府亦在他管辖之下。

其实，在正统道教典籍中，玉皇大帝的来历比之前边介说的后土娘娘、泰山娘娘还要复杂。道教的最高神，由老子始，经历了许多变化，而成为“三清”（即玉清、上清、太清）鼎足而立，大概到了很晚，才和民间的上帝传说相互渗透，也与佛教相互渗透，才形成了总管三界十方的玉皇大帝的概念。

不管玉皇大帝在道教中如何，在民间俗信中，他是至高无上的天神。从《西游记》中，可见到他兼辖佛道两教以及中国民间信仰中所有的神鬼的威严，不单太上老君在他手下，他还认识如来佛，权力无所不至，统领“普天星斗、河汉群真、诸佛菩萨”。因而，东岳庙中建玉皇的清虚宫，于

道教说，合乎规矩，东岳大帝总得把上司供在显赫位置；于民间俗信来说，也合乎情理，老百姓见神即拜，总不能把最高神忘掉吧！

这座清虚宫内，原有一些精美的壁画，绘有日月二宫、二十八宿、九曜、七圣等，可惜后人修补时，不单未能修补成，反倒彻底毁坏了。但站在清虚宫前眺望远山近水，还是十分惬意的，仰望清虚宫高大的殿堂，也很能感到这座建筑的气势。正如宫内楹联所云：“层楼尽作嵯峨势，飞阁常临缥缈间。”

在倚山而建的蒲县东岳庙，走到清虚宫，便到了最高点，在建筑设计布局上，清虚宫的位置，东岳大帝行宫的规模，在处理上是费了心思的，论规模，东岳大帝行宫最大，毕竟是东岳庙，东岳大帝占据了人们最多的视线；论位置，玉皇大帝则居至尊，位于山巅之上。这样处理，既不偏离此庙之题旨，又不影响老百姓对最高神崇敬的心理，同时还摆正了神与神之间的关系。

从清虚宫这一制高点继续游庙，便该往下走了，与别的寺院庙观迥然不同的是，下行方式是沿着很窄而黑暗的隧道走下去。在这隧道下面，便是“地狱冥司”。

第二章

地狱的塑像

真是绝妙，在清虚宫两侧的后墙外，又进入另一个境界，这便是阴曹地府和十八层地狱。山正面的东岳庙里是一派和平庄严气象，氛围是愉快欢乐的，或文质彬彬，或祥云霭霭，总之是神仙境界。这些庙堂里的神，是属于道教教义的范围。穿过清虚宫以后，顺山势而下，人们会觉得毛骨悚然，因为进入恐怖阴惨的氛围之中。在中国民间传说中最可怕的“地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中国人咒骂一切行凶作恶的人在死后入地狱；也有些在生前作尽坏事的人怕就怕死后要下地狱。人们说“下地狱”，地狱当然在地下。而在柏山，游人们从清虚宫的高处一“下”，可就真象进了地狱。

所谓地狱，所谓轮回，原来是佛教的说法，现在地狱里的神，阎王、观音大士，也是佛教里的。现在似乎无法断言在这个东岳庙开始建筑时是否就有地狱附在清虚宫的后面，或者是到了什么时代又添加了现存的地狱的建筑。看起来，至少在这两部分的建筑里，风格是不太一致的。一属道教，一属佛教，更是十分明显。

不过就柏山东岳庙里的地狱来看，其塑像之完整、系统，其塑像之大如其人，在国内还是仅见的。它在民俗学、宗教学和建筑、雕塑的历史都有一定的价值。如果作为旅游观光，为了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了解民风、认识传统心理文化，这个柏山的地狱当然是更能引起人们兴趣的。

现在，我们就来观光一下柏山的地狱。

入口是一个窄窄的下行台阶，很陡峭，两旁是墙壁。现在在入口处并没有什么装饰或楹联。据说当年曾经有一副对联，其文曰：无亏心，乐游此地；有玷行，愁入此门。这对联不算高明，却很有警世之意，给游地狱的人一种心理准备。一般的寺观本来也常有“赏善罚恶”、“因果报应”一类的匾额或对联，但是似乎没有这里的两句那么严峻。

下了窄窄的台阶，来到一个院子，这便算是来到阴曹地府。阴曹地府并不是地狱，而是管理地狱的机构。所以这里还都是神仙或神仙界的管事者流。这阴曹里有东西二曹。曹者，在古文里是官署或部门的意思。东曹西曹，就是东署西署、东部西部。你看东曹里坐着三个判官，西曹里也坐着三个判官，判官大家都知道，是阴曹里管事的官员，唐代的人间也曾有过这种官职。在唐代，他是地方小官吏，在阴曹，他的地位也不高。东曹里坐着的三位判官，管什么事呢？管报到。这里就是报道处，来人（鬼）一一登记下来。然后转到西曹。西曹的权力大些，管审判量刑，也是由三位判官干这些事。判官都很严肃，看样子是秉公执法的。

很奇怪的是在西曹三位判官的座前，另设一座，有岳飞将军坐在那里，神情威严，满面正气。岳飞的旁边站立一位英伟后生，据说是岳飞的儿子岳云。岳家父子在上，岳飞案前跪着一人，是位官员模样，一手拿着乌纱帽，其旁有一妇

人，抱着他哭。这当然就是秦桧夫妇了。当年的建筑设计者把历史上这段故事插到阴曹地府里来，一定是为了说明这里善恶报应十分严明。这用心是好的，表现民间的愿望。当然，要从严格的宗教教义方面来考虑，把岳飞与判官并置，却是有一点鲁莽。不过在这里，主要是民间的东西，并不是宗教的解答，所以佛中可以有道，道里也可以有儒。儒道释的混和，随处可见，当然民俗民风也随处可察，趣味正在这里。

东曹、西曹是办事机构，都属于地藏祠的管辖。地藏是佛教里的重要大神，他受佛的指示，掌管地狱，并且超渡众生：有的地方称他为地藏王，他是阴曹地府的统治者，他似乎也该有个宫，或者有个殿，有个府才对，不知为什么这里只为他设了一个祠。地藏祠里设两尊神像，一位是面然大士，住在面然堂里，一位是观音菩萨，住在观音堂里。面然大士是专门降服恶鬼的，所以孔武有力，观音菩萨是专门超渡亡灵的，当然一派慈祥。现在，这两位尊神就代表地藏祠的权力，统治着地狱，管理着地狱。

所谓阴曹地府，是由这些神和判官组成的阴间管理机构，这里很威武严肃，但还并不可怕。可怕的地方在下面，下面就是地狱。

地狱不仅是个可怕的地方，也是个十分复杂的地方。如果按佛教经典来说地狱，那恐怕要有一大本书来说明。柏山东岳庙的地狱是民间心理中的地狱，并不完全是佛教教义中的地狱，也不是许多佛典中描写的地狱。这个地狱是雕塑品，加以少量的壁画，当然不是佛经中用语言叙说的那种样子。它别有一种趣味，有时有特别的人情味。

我们现在就看过去。

从地藏祠的院子，依山势向下，通向地狱。那阴森森的气氛渐渐浓起来。先是地下十八个台阶。十八台阶，意味着下到十八层地狱。我们说十八层地狱，又有一说为十八重地狱，意思是一样的。我们的古代典籍或佛教经典都说“十八地狱”或“十八狱”，每一个狱都有专名，人的灵魂依生前的罪恶得到应有的处罚，进入不同的地狱。这是佛教的说法。西方基督教里也有地狱的说法《新约全书·启示录》里说，“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还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也就是他们的地狱。

《启示录》有许多记载，也是十分可怕的。

有趣的是“第二次的死”。

人死后成鬼，鬼受惩罚，在地狱里还要死第二次。中国人想象中的地狱是叫人（鬼）受尽酷刑而死。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鬼有些奇怪，好象是做鬼之后也还是要死的”。那么，这是中外都有这种“第二次的死”了。

关于地狱有十八重或若干重，好象也和西洋人的观念有类似的地方。写于十四世纪的《神曲》（但丁作）很能代表欧洲人的地狱观念。这本书的《地狱篇》所描写的地狱是一圈一圈地走向地球的深处，中国人的地狱是十八重或十八层，西洋人的地狱是九圈。从生前的贪色贪食、阿谀偷窃，到卖国杀人，刑罚一圈比一圈更重。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这里没有“第二次的死”。鬼魂们在西洋地狱里过一种永恒受苦的生活（也算第二次的生活吧），做苦工就永远做下去，在血水里浸泡就永远泡下去，叫毒蛇毒虫咬就永远咬下去，永远永远，这多么可怕。其实佛教中说的“阿鼻地

狱”又译为“无间地狱”，那也是永无间断的受苦，永恒不得超渡，那也是最惨苦的。不过到了柏山的地狱，同任何民间传说的地狱一样，有了个“第二次的死”。死，说来可怕。但是对鬼们来说，一了百了，不受永恒之苦，这刑罚实际上是减轻了。可见这个地狱是从活人的、老百姓的眼光设计的，以惨死为终结。

以上是谈点闲话，作点比较。

现在让我们从酆都门走进地狱，游一游去吧。

酆都本是实有其地的地方，道家有人得到于此，他们后来就把四川的这个县名作为阴府的地名了。在这里又可以看到柏山的地狱是佛道相混的，主要是民间传闻的集合。

地狱的开头，就是酆都的城门半开，有一个鬼魂侧着身子往里走。这便是走进地狱了。

地狱里有十殿阎罗，就是十个阎王，分列十个审判庭，来处理犯罪的鬼魂。十殿阎罗，再加上鬼卒和鬼犯及其他人等，共约140个塑像，一个个狰狞可怖。阎罗王还好，主要的文臣也白白净净，衣冠楚楚，鬼卒可是太可怕了。蓝面赤发，口如血盆，目如铜铃，都是赤膊光臂，下身只有短裤，一个个满面怒气，随时准备执行酷刑。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当”，在这里也充分体现出来。

这里的地狱并不分层，也不是十八处，而是以阎王的十殿分为十处。各式刑罚也难说有什么轻重，都是民间想象出来的酷刑。

第一殿是秦广王。

这一殿没有太多的恐怖场面，只秦广王坐在上面，下一个鬼卒正在端一碗，拿一勺，样子象舀了一碗水送给一个亡魂去喝。这鬼卒并不狰狞，或者说很和善，像一位女

性，在接待一位远方来客。好像在说“来一碗，解解渴”。原来这就是人死以后喝“迷魂汤”的地方。

“喝迷魂汤”，有点可怕。另有一个说法，也是民间传说，叫做“喝梦婆茶”，有时就说成“喝孟婆茶”了。有婆姓孟，可见是中国人的创造，不是佛家真经上的内容。

年高的女作家杨绛，前年出版一本书叫《将饮茶》，她指的就是这种“孟婆茶”。她在序言里说：“喝一杯，什么事都忘了。”“喝它一杯孟婆茶，一了百了！”

原来孟婆茶也就是迷魂汤，人死以后，喝了它，便把生前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说句笑话吧，我觉得喝迷魂汤的事不应安排在第一殿里。你想，一进酆都城，什么还都没有问，案子没有审理，一喝，什么罪恶都忘记了。那么，招供也无从招供，认罪也无从认罪，受酷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就太莫名其妙了。该在哪里去喝呢？似乎该在“转世托生”以前。人在转世托生之前是要把前世的事情都忘掉才行，否则一个孩子生下来，说自己原是某地某村的某人，或见了一些人都说自己前生就认识，那真是太可怕了。所以民间把一些特别聪慧，知识特别多的孩子，说成“好像没喝过迷魂汤”，就是这个意思。

“喝迷魂汤”是北方的一般说法，南方常说“喝孟婆茶”。这大约同生活习惯很有些关系。

第二殿是楚江王。

这里所谓的“殿”，是指阎王们的办公处所。它们在建筑上完全没有殿堂的规模和式样。所有的十殿分列在两个厢房里，一厢有五个殿。其实就是五间相通的瓦房，每一间以窑洞券顶的式样伸进一个大大的神龛，那就算是一个“殿”。殿里有阎王坐在案后，殿外有文臣伺候，手拿簿册，像在查

阎提供资料。犯人就在案前受刑。这些阎王是在审问呢，还是专门监视行刑呢？从塑像上可是看不出来。殿与殿之间也没有隔离的东西，只有一个个的神龛是分开的，阎王坐在其中，鬼卒和受刑者统统都在五间大屋里。

且说这第二殿的楚江王，他的面前有一座刀山。⁴这里是执行“上刀山”的刑罚。佛教里的地狱酷刑有“镬汤及刀山剑树”的刑罚。可见“刀山”是一刑。但是刀山怎么上，这在塑像里就很难表现了。比较这里地狱中的种种塑像，好像这一个的表现力较差。它只塑着一个人，爬倒在一块岩石上，面朝下，从后背刺出一把刀锋。这一定是被“刀山”刺死的。但仅仅有一个刀锋，见不出刀山的气势。

还有，为了什么罪而上刀山呢？也说不出，也表现不出。试读但丁的《神曲·地狱篇》，那里不但写出种种残酷的“罚”，而且说明种种不可饶恕的“罪”。这里呢，只见到罚，看不到罪。罪，是由民间拟定并作讲解的。所以，这位上刀山的鬼，犯了什么罪，并不明确，是男是女，也看不清。为什么要提男女呢？从下面几个殿里可以看清，且到下面再说。

这第二殿里还有一个鬼魂，跪在楚江王的案前。只见这鬼的后背是一片片的鳞甲，原来这是龙王告状。传说中，龙王也被阎王误传，所以到了阎王的殿前告状。此一故事，我们在谈民俗传说时再详细介绍。

第三殿是宋帝王。

到这里，地狱的可怕场面就多起来。

在宋帝王的案前，执行三种刑罚。一是刮面刑。一位女鬼绑在那里，只见她长得白白胖胖，样子满好。可惜的是——一个恶鬼手执快刀，从她的上额开刀已经刮到眉下，上半个脸

都刮去了，鲜血直流，惨不忍睹。看那女鬼也并未张口呼叫，大约是不许叫，或者她默默忍受。为什么要受此刑呢？据说这是对不贞妇女的刑罚。二是锯解人。当然，实际上是锯解鬼。一张大锯，把一个妇女从头顶开始，锯成两半。锯子已经锯过头部，血染半身。干这个活的是牛头马面二位鬼卒。按牛头马面这两位鬼卒来说，马面是中国民间的创作，佛经上似乎并无此人。牛头是真有点来历的，有据可查。

《五苦章句经》里说他的样子：“狱卒名阿傍，牛头人手，两脚牛蹄，力壮排山，持钢铁叉。”看来，这个地狱里塑的这位阿傍，模样大体能体现出这种劲头，你看他翻着一双白眼，专心施刑。他平常是手持钢叉的，那钢叉也同他结成一体，几乎成为他的标志。哪里的牛首阿傍都是这副样子。不过柏山地狱给了一件新差事，他只好放下钢叉，操起大锯，干另外一种营生。他面上表情很少，好像无论干什么活并无所谓，只是机械地干着。这又加重了地狱的冷酷无情。

值得说一说的是，受刑者在这里明确地显示都是女性。为什么？据民间传说，刮面刑是施之于不贞女子的。女子不贞者其实也不一定都是因为面貌姣好，但是从男性统治的社会观点看，美貌却成了一条罪恶根据，所以要给她“毁容”。也许这是罚她丢了脸面，因而给刮得血淋淋。不过既有不贞之女，必有不洁之男，为什么在这里不处罚男性呢？这可就要说到时代的不同了。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也不必细说。

锯刑是民间想象出来的，无非是从日常生活之工具器物施之于人体。那情景真叫惨不忍睹。这种锯解之刑是用在“一女嫁二夫”的妇女身上的，明显带有中国封建礼教的色彩，但是这种传说一定是十分广泛的。人们都记得鲁迅先生

的《祝福》，后来这《祝福》还改编成电影。其中的祥林嫂嫁过两个丈夫，有一位柳嫂就向她说：“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看来，柳嫂说的那种情况在柏山的地狱里就成为塑像立在那里了。不过也稍有一点不同。一是，这并不是由于两个男人在争，而是她本身有罪。柳嫂的说法更有人情味，好像这是解决争论的办法。二是，这不是阎罗王殿里的事，而是宋帝王殿里的事。阎罗王是十殿阎王里的一位，平常民间把阎罗王当成唯一的阎王了。

宋帝王殿里所施的刑罚还有一种，叫挖眼刑。一犯站立，有一恶鬼手执牛耳尖刀，一刀刺进他们的一只眼里，鲜血直流。刺进去，是为了挖出眼来，有时也叫“剜眼”。民间咒人，割舌剜眼连用，这里只有剜眼。

剜眼的刑罚是施之于什么罪过的呢？没有详细解说。只是说剜眼是因为这人在世上曾经“冷眼看人”。要是没有别的罪过，只因这件事就把双眼挖掉，那刑罚是有点太重。但是也可以想象到老百姓是把“冷眼看人”或称“势利眼”的人恨透了，这是带有民间感情的。何况在封建时代，有的人并未犯罪，或犯了更轻的罪就可能被挖了眼睛。宋帝王在残酷的阴界地狱，刑罚的轻重不是我们能讨论的，我们也只将它看作善恶的应有报应吧。

第四殿是五官王。

依然是五官王坐在案后，侧面有文臣伺候。案前是犯者受刑。这里的刑罚很奇怪，是人间不多见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无法行刑的。

一是碓臼刑。行刑的方法是碓捣。这种刑具其实是生产工具，就像锯解刑所用的工具一样。

一个捣米或舂米用的石臼，平常大约只能盛一斗半斗米谷。五官王殿上的石臼较大，但是似乎也还大得不够，里面放不下一个人。只见一个人体卧在上面，头和腿都露在外面，只有肚子和腰部陷在里面。一个肥肥胖胖的恶鬼，抓住受刑者的两条小腿，向下按稳。这时候一个红发恶鬼，赤膊上阵，两手抓起一个大大的石头木把的大杵，狠狠地捣了下去。看这样子是要把那罪犯一杵一杵地捣成肉泥。谷子在石臼里捣成米，要承受多少磨难。于是老百姓，主要是农民，就想使碓臼和石杵变成一种刑罚，捣碎那些作恶的人，出一出心里的恶气。这种刑罚十足富有农民的情感。

第二种刑罚是磨碾刑，又叫血磨刑。这种刑罚和碓捣刑相同，也是把生产工具用作刑罚。不过这种刑罚比碓捣还难实行，也许五官王另有法术，可以想出办法来。

这种血磨之刑看起来更阴森可怖。

这里是一盘石磨，并不是碾。碾是一个大石滚。要让碾从人身上碾过去也许容易些。但是这是石磨。石磨可以把粮食从磨眼里漏进磨盘之间，石磨转动，便把粮食磨碎。可是一个整整的人可怎么塞进磨眼呢？那必须是一个特大的石磨。不过这盘磨也并不特大？可能是作为一种象征吧。

仅仅从这样一个塑像，观者也能看得脊背发冷、毛发直立。这一组塑像中有两个恶鬼，一个赤着上身，肌肤乌黑，推着一根磨杠，围着磨道转动。磨杠上还有一个大圈套，套在这个恶鬼的肩上，以便使劲。这表明那盘磨一定转得很有力。另一个恶鬼站在磨前。这恶鬼的头上生着两只角，下巴上生着一撮山羊胡子。莫非山羊到了地狱也变得凶狠起来吗？反正他已是恶鬼，在行施酷刑。只见他双手提着人的两条腿，那人的腰部以下已经全部进入磨盘的特大磨眼里。在

磨的两盘之间，鲜红的血肉血浆便流了下来，染红了磨盘。这就叫血磨。塑像者还别出心裁，在这盘磨旁塑了一只大狗，也许竟是一只饿狼，爬在磨盘上舔食流下的血浆。民间咒骂说“死了以后叫你喂狗”，果然在民间塑像师的手下体现了。

碓捣和血磨都是为了什么样的罪行准备的呢？没有说明。在这里仅以极端残酷的刑罚警告任何作恶的人。

碓臼永远地捣下去，血磨永远地转下去，谁能不怕呢？第五殿是阎罗王。

原来阎罗王只是十殿阎王里面的一位。他又称阎罗天子，据某些经典说，他乃是地狱的唯一主宰，所以平常我们只知道他。《法苑珠林》卷十二曾介绍他的历史说：“阎罗王者，昔为毗沙国王，经与维陀如生王共战，兵力不敌，因立誓愿为地狱王。”看来他是因打了败仗，自愿永做地狱王的。其他几个殿的阎王，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经历。

阎罗王是个厉害角色，他管地狱十分严厉，也十分公正，所以恶人都怕见到他。

现在柏山的地狱造像里，阎罗王殿前的刑罚样式并不多，只有一个：油锅刑。

油锅刑据说在封建时代确曾有过，那就是说，这乃是把人间的酷刑移到了阴间。佛教里倒确实也说到过这种刑罚。前面我们引用过佛教里说的地狱酷刑中“镬汤及刀山剑树”，刀山已经说过，这“镬汤”就是大锅里煮的开水。所谓“油锅”就是从这里来的吧？中国古代也确在人间施行过这种刑罚，“所谓斧钺鼎镬”，这“鼎镬”都是煮水熬油的工具。人间早已没有此种刑罚了，在阴间地狱里，一只大锅熬起沸油，将人投入，使人心惊胆战。

据说，油锅刑是各种刑罚中最重的，受其他刑罚后尚可再次投胎转世，唯独受油锅刑不可再生。然而，到底犯什么罪须受油锅刑，无处可查，可见这样严酷的刑罚亦是惩戒一切作恶之人的。

整个的柏山地狱，是一个U字形建筑，就是说东西两面厢房同北面的一排正房是连成一气的。东面五间厢房是贯通的五个阎王殿，即秦广王、楚江王、宋帝王、五官王、阎罗王。看完这五个阎王殿以后，便接到北面正房。这北面正房里供奉着五岳大帝，叫五岳殿。

所谓五岳，就是中国的东西南北中的五岳。按民间说法，各岳都有一个大帝掌管。而这五岳大帝合起来共同管理着地狱这本是道教的说法，现在它们同佛教的地狱统一到一起了。在这里，五岳大帝之中又以东岳大帝为主。东岳泰山的山神居于五岳殿之中心。

本来，这整个的建筑称为东岳庙，又称东岳行宫。所谓行宫是说，东岳泰山之神本来居住在山东省的泰山，现在行动到此，所以同任何帝王一样设立一个“行宫”。无王殿有匾额曰“岱岭横云”。岱就是泰山，也即东岳。因此，这五岳殿以泰山为主是顺理成章的。

东岳大帝有没有根据呢？有的。汉代的《李经援神契》中记载：“泰山，天帝之孙也，主召人魂。”它能管理人的灵魂。《尔雅·释山》早已说“泰山为东岳”。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尊泰山为“东岳天齐大生仁皇帝”，简称就是东岳大帝。这是道教里的大神，是民间甚为尊崇的神。

北面的五间正房，安放五岳大帝。塑像完整，神态肃穆。他们共同管理东西两厢的地狱。如果有人问，前面的地

藏王不是专管地狱的吗？我们说，也是的，那是佛典所记，而这是教籍所载。在柏山东岳庙的地狱里，佛道均为民间所接受。

现在，我们从五岳殿的北房里一转，又到了西厢房的地狱里。这西厢房五间，同东厢房的规模、格式一样，列着第六位至第十位阎王。

第六殿叫卞城王。

卞城王的殿前只设一种刑罚，叫火炕刑。

关于这种刑罚，必须向南方的读者作一点说明。所谓“炕”，在黄河以北的地域里原是很普遍的东西。尤其在我国的西北和东北，在华北的西部和北部，农村里普遍住炕。

炕是用土坯或青石片垒成的大床，炕面以下由许多烟道组成。烟道的一端连通灶火（灶火就砌在炕头），一端从墙壁上的烟囱通到房外。这样，北方农民在做饭的时候就把火炕也烧得热热的了。在寒冷的北方，这是度过漫长冬季的取暖方式。一般说来，农民的火炕总是温暖的。靠近灶火的一端最热，称为“炕头”。“炕头”是最舒服的地方，一般是给老人用的。家庭较贫穷的，全家人都凑在一盘热炕上过冬。北方农民有句话说：“老婆孩子热炕头”。可见热炕对他们说来是多么重要。在旧社会，这几乎是幸福的象征。

由于北方只有土炕，没有床，所以这炕在夏天也要过些天烧一次，以去潮气。

关于这种刑罚，前面的介绍很有必要。这种刑罚是对什么人的呢？据说是对虐待公婆的妇女。意思即是说，有的人对老人不孝，不给他们热炕头住，或不给他们烧热炕住。这在北方居民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很严重的虐待。住凉炕，在零下十度、二十度、三十度的气温下，会冻死人，会

冻伤冻病人的。

现在就说到这种刑罚了。你不是在生前不给公婆老人烧炕吗？那好，现在到了阴间地狱，就叫你住热炕吧，把炕烧得热热的，热不可耐，让火热的炕把你烘干烫焦吧！这就是火炕刑。这完全是民间的愤慨，用民间的方式来表达。

在卞城王的殿前，就有一盘火炕，上面捆绑着一个人。有一恶鬼，在火炕前加柴烧火。火焰从火口里冒出很长，火势很旺。人被捆绑，动弹不得，看来被活活烘干烤焦。也许在这一片地狱里，这种刑罚不是最惊人的，不是最令人害怕的。这是老百姓的设计，是专对不孝者示儆的，尤其是给儿媳妇看的，所以在相当程度上讲还不大像地狱中其他诸刑的残酷苛虐。

第七殿是泰山王。

前面说过东岳大帝就是泰山的山神，整个东岳大帝行宫就是为他建立的。地狱里的五岳殿又供奉着他。可是这里又有一位泰山王，掌管一个殿。要详细记明其间的关系大约是不可能的。

现在就看这泰山王殿上的酷刑塑像吧。这里也许是最有幽默感的两种刑罚，它几乎可以说是带有玩笑的意味。

一个是卧斗刑。塑的是一个木制的大斗。斗是量器，一斗大约盛粮食十几斤到三十斤左右，因地制宜。现在有一名犯者，蜷卧在斗里。一个盛几十斤粮食的方形的斗，怎么能卧下一个人呢？这就是叫犯者压在其中、挤在其中、蜷曲在其中。那一定会断其筋骨，损其内脏，出不得气，进不得气，受尽折磨，苦不堪言。

另一种叫秤杆刑。有一杆大秤放在那里，秤勾上挂起一个人。怎么挂起来的呢？不是像称一只鸡那样，捆起来，把

秤钩勾住绳子。这里想的办法是颇有点残酷的。一个犯者，脱去上衣，那个秤钩就从他腰部的脊椎骨下穿过。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人从腰部对折起来，腰部的脊椎骨被秤钩勾出体外，全身的重量都加在那个脊椎骨上了。血往下滴。

酷刑的名称叫卧斗刑和秤杆刑。当地民间把这一部分叫作“缺斤短两”。这意思就很明显了，这就是说，这种刑罚是施之于在阳世做生意、收租、放贷等等，凡是在量器上做手脚坑害百姓者，到了泰山王殿前就要受这种酷刑。

旧社会里没有十分精细的量器，大斗小斗、大秤小秤，斗亏斗满，秤高秤低，都会使老百姓吃很大的亏。这叫吃“哑巴亏”，说不出来，毫无办法。即使在现在，老百姓也仍然痛恨那些缺斤短两的事情。因此，民间就发明了这种刑罚，以表现和发泄普遍的憎恨情绪。

看过这两个酷刑，如果人们不转过头来，就会错过一尊塑像。因为他站在泰山王对面的墙根上。他的身个又高大得出格，你不仰面看就看不到他的面容。仰面一看，只见他的头顶住房顶，头上戴一顶高高的、上端尖尖的白帽子，帽尖上约有二寸已被房顶挡住，弯了下来。此位尊神，面白，笑迷迷的，很和善。在这地狱里，有这样表情的鬼神实在太少了。

此地的传说，说他是夜游神，在夜间巡逻，保护百姓，驱赶恶鬼。但是看不出作为夜游神的特点。

也许这个鬼便是许多庙里都有的“无常”吧？鲁迅《无常》一文里记述说他们那里有许多城隍庙和东岳庙里都有“无常”这一鬼物，他的任务是勾摄人魂，其特点是白衣白帽白面孔，帽子很高，下大上小，其面容也不难看。这就是说，江南也有许多东岳庙，他们的东岳庙里必有“无常”一

鬼，想来柏山的东岳庙里也该有这一角色。这个“夜游神”大约就是他。不管无常还是夜游神，在民间的印象都是好的。他的身材可大可小，这从塑像上也看得出。然而，他肩负的特殊使命却不可忽视，每至夜晚，他必巡视在人间的僻街陋巷里，凡有犯罪者定逃不过他那鹰隼般的眼睛，到得时辰，定摄其魂魄，归案阎王爷前，量罪定刑。

第八殿是都市王。

都市王殿前设有酷刑。

殿前有一女子告状，此女名李翠莲。她和张翠莲同名，派出的勾魂之鬼（大约就是那位“无常”）原来应勾张翠莲，他错把李翠莲勾来。李翠莲挺勇敢，就在都市王殿前诉冤告状。这也是老百姓相信阎王殿前必然公正，不容错误。

都市王殿前还有一个桥，叫奈何桥，也有叫金桥的。桥上有人行走，据说是无罪的鬼魂，或清算了罪过的鬼魂，经过这里才向人间转世。看那几位在桥上通过的人，衣履整齐，好像是去一个挺不错的所在。

桥旁有一个高台，上面站一个人，面有悲戚之色。这高台叫望乡台，据说这是转世之前最后一次回顾故乡的地方。从此以后，这鬼魂将要转世托生去了，悲戚之色传达出依依惜别之情。

第九殿是平等王。

这里的塑像是一个书生同平等王对谈。这可与佛典无关，只是民间的传说。这在当地叫“胡迪骂阎王”。胡迪是一书生，知道人间不平，阴间也不平，就写了些不平之语。写后便烧掉了。他不知道这一烧，他的话就传到阴间去了。阎王请他去，他就对阎王骂起来。

这一则民间传说很有趣，后面还有机会细说。

最后，到了第十殿转轮王。

转轮王的案前有一个人跪在那里，头顶一个圆圆的大瓜。传说这是刘全，他给转轮王送去一个大瓜，以报答阎王们的主持正义、秉公执法。这刘全送的什么瓜呢？是人间最好吃的一种瓜，叫“中瓜”。所以后来在中国有东瓜、西瓜、南瓜、北瓜，独独没有中瓜，就是由于这中瓜被刘全送给阎王们去吃了。这一段传说叫做“刘全进瓜”。

转轮王的殿上没有酷刑，好像地狱到了这里也现出一些和平的色调来。其实按佛教的教义，人要转生还有许多手续、许多磨难。在这里都简化了。只在墙壁上，用图画的形式画出转生者的六个等级，好像是他们来世的归宿。这六个等级是：

一等王公大臣，二等平民百姓，三等贫民乞丐，四等兽类，五等飞禽，六等昆虫。

佛教里讲轮回，也讲六道，但是同这里说的已不大相同。佛教宣扬的六道很麻烦，因生前的罪恶不同，要在这六道中不断循环转化，不是一下子就得出一个归宿的。这六道是：天、人、阿修罗（恶魔）、地狱、饿鬼、畜生。人人都要这样转，转的时间有不同。所以称为轮回或轮转。《心地观经》里说：“有情轮回生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这里称“转轮王”就是佛经里转动车轮的比喻；六等也是六道的简化。

说到这里可以看出，柏山地狱又毕竟是在佛教教义的指导下设计、塑造的。不过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佛教道教和儒家学说都浑然一体了。其实我们可以说，主导的精神、情绪还是民间的。

因此，下面对柏山东岳庙作一些民俗学的介绍，也许是有趣的和必要的。

第三章

阎罗殿里的民俗

老百姓有句俗话：“生不进官府，死不入地狱”。吓怕了，可如果活着到阴曹地府走一趟，倒是蛮有情趣。

《西游记》里描述唐王游地府，那也是唐太宗暂时死后发生的故事，他已经灵肉分离，那属于游魂所为。

而我们则是神智清醒、谈笑风生来到名闻遐迩的东岳古庙。

路程虽然只有几公里，但我们猜想的地狱却有数十种。

我们都是在浸透了中国民间思想风俗的土地上长大的，在各地的城隍庙也都见过一些小型地狱。但中国的民间文化像中国农民一样宽容，大量，而又随和。所以庙宇里的各种构想常常顺应天时、地理加以蜕变，使其适合当地民众的口味，于是，这些地狱便各不相同，但都带有各地民俗的色彩。在这一章中，阎罗殿是对整个地狱的泛指，而非仅指阎王一殿而言，是以言明。

学者们考究，中国上古地狱观念的形成，与太阳运行的方位有关。古人看到日出东方，中午偏南，黄昏落入西下，便推测夜间它一定是去往北方。何况东，南，西三方白天都

能照着太阳，唯独北方不见天日，老百姓称之为“南背阴”。

“阴”的观念非北方莫属，阴间地狱不修在北方又往哪里修？

有此讲究，所以过去只是庙宇、衙门等建筑才位于北边。所谓“天下衙门朝南开”。而普通民宅要避开这方向。如果修盖四合院，正屋（即北房）也要空给祖先，供作祭祀用。

我们先拜访了冥界的领导层，首脑们位于“地藏祠”。地藏王居中，冥公长者与道冥和尚分立左右，其余的是十殿阎罗。

右有观音堂，左有面然堂。（又名瑜珈宫）。救苦救难的观世音悄立一边，监视着管理鬼政的王君们是否公正严明。焦面大士（俗称罗刹魔王）守候在另一侧，专司超渡屈死者亡灵的职责。美丑白黑，相映成趣。

寻常百姓家不供奉这儿其他的头面人物，却喜欢供一尊观世音菩萨像。可能除了她面慈心善外，与她从事的工作也很有关系，如果官家有法不依，善恶不分，循私舞弊，百姓怎能奈其何？于是便给观世音烧一炉香，请她主持公道。

步下十八级台阶，缓步进入冥城。

这城同阳间的城池大体相仿。城楼上有箭垛，不知是防御何处来敌？城门正中悬挂一块匾，上书“酆都城”三字。酆都便是鬼城。

匾额下，是狰狞头像。它在阳间看守监狱，下阴间也未能逃脱干系，终难避免监禁子身份。

此时，城门半开，一个披枷戴锁的女人裹足不前，从门边探出半架身子。

这属阴阳界。她探进来的这一半身体已是阴间，却还留

了一半在阳间，这一刹那，她有两种时间、两种温度，可称之为体会最复杂的人。

刚进城门，这儿最是繁忙。

有拿勾魂牌去执行任务的小鬼，有为亡魂带路的小鬼。

这都是直接和活人打交道的鬼，人们对他们又恨又怕，故有“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一说。

小鬼奉命勾魂，铁面无情，不管你职务、地位或是道德操行如何，二话不说，带了就走。

过去有些人在死者屋里地面轻轻撒一层炕灰，据说可以看见小鬼儿的脚印和手中铁链子带人时拖拉出的痕迹。

亲人死去了。亲戚们一定要判断及时，在死之前给他或她换好寿衣。如果迟了手脚，让亲人光身子赴阴曹，寒冷且不说，羞耻二字先担不起。

死者咽了最后一口气，被从炕上抬到门板上停放。这时，要及时在院子门扇上贴两大张白纸，叫封门纸。对阳间人来说，这是无字讣告。晓以周知。而对阴间的小鬼来说，则意味着封门。

小鬼们事务冗杂，难免忙中出错，已经被带走了一位，如果别的小鬼昏头昏脑又跑来，岂不要多带一位。

别看守灵的孝子们哭灵时口口声声喊：“亲人哪你怎么扔下我走了，你带上我呀……”其实这只是表示孝心，表示痛苦，决没有人愿意不明不白地被勾了魂。

所以用白纸封门，便是告诉小鬼，这院里的任务已经完成，不必再劳动你们了。多会儿死者出殡，这白纸才能从门上撕去。

城门附近站着一个老太婆，一手把勺，一手拿碗，像卖早点的；不是别人，一定是那位专管让鬼魂喝迷魂汤的孟

婆。据《玉历钞传》载，她生于前汉，幼读儒书、壮诵佛经，凡有过去之事不思，未来之事不想，在世唯劝人戒杀吃素，入山修真。至后汉，世人有知前世因者，妄认前生眷属。是以上天敕令孟氏女为幽冥之神，造筑酆忘台，采取俗世药物，合成如酒非酒之汤，分为甘、苦、辛、酸、咸五味，派诸魂饮此汤，使忘前生各事。

借着光亮我细审这位有来历有姓氏的女儒神，她相貌平平，未见得怎样超凡脱俗。相传她年至八十一岁，鹤发童颜，终是处女。

据说，孟婆很有民主风范，喝茶决不勉强。虽孟婆有良好的服务态度，人们却仍是避之唯恐不及。

人们对于孟婆摆茶摊，无法可想，无计可施，也不敢轻言撤掉它，推倒它。只能想方设法让自己的亲人提高警惕。

为此，老百姓在亲人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便立即给做一碗“倒头捞饭”，中间直直插一双筷子，供上。一刻不能耽误，只怕死者一时不忍耐，去喝了孟婆茶。

离开了孟婆，便面对第一殿阎君秦广王蒋。据说秦广王专司人间天寿生死，统管幽冥吉凶。善人寿终，接引超升，功过两半者，交送第十殿发送，仍投人世，男转为女，女转为男。恶多善少者，押赴孽镜台，令之一望，照得见在世之心好歹，随即批解第二殿，发狱受苦。

令人不解的是既有孽镜台，又何必让喝孟婆茶？难道要人把自己过去的事统统忘掉，却只记得官府分配给的善恶行为？像歌里唱的：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

此时我们有了同一的感觉，孟婆的位置太靠前了。你想，一进酆都城，先给你灌一顿迷魂汤，做过的事统统忘了，还怎么让审讯？量刑定罪还怎样说得清？

第二殿上是一位身穿龙袍腰系玉带头戴朝天冠的天子。旁边还站立了一位，龙首人身，面有忿忿不平之色。殿堂之中的是楚江王厉。据说楚江王专管剥衣亭寒冰狱。凡在阳间伤人肢体，奸盗杀生者，推入此狱，满期转解第三殿，加刑发狱。

站在殿前的天子是唐王李世民，此时，他做了被告，原告是龙首人身的泾河龙王。

这段故事我们比较熟悉。

当年泾河龙王擅改雨布，犯了天条，前向唐王求情，说他明日午时三刻，须赴人曹官魏征处听斩，只有唐王能救得他。李世民心想，魏征是自己的丞相，这有何难，于是答应了龙王请求。

第二天午时唐王宣魏征与他下棋，缠住魏征不得脱身以救龙王。谁知魏征在阴阳两处任职，他下棋中间伏案丢了个盹，便梦斩了泾河龙王。

老龙王怪唐太宗许诺不行，这才到地府具告。唐王不解，心说魏征一直在皇宫，身上又没带刀，怎么能去处斩龙王？原来魏征斩龙王用的是菖蒲。

菖蒲虽是草，却有斩妖之功效。所以端午节这天，许多人家门上要插菖蒲。

民间百姓对猝不及防的恶运不能抵御，于是使用一些镇物来避邪，自我安慰。何况用植物来作镇物，不但不破坏家庭的安详气氛，反倒添了一种情致。这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也是只有具备这种文化心态的民族方能独享的浪漫情调。

唐王高居皇位，不通晓菖蒲可以做斩妖剑用，一时疏忽，失信于泾河龙王，乃至吃了官司。

他走这一趟不要紧，引出许多新闻人物。

其一是一位书生文官。他头顶软翅乌纱，腰围犀角，脚

踏粉底靴，手上掂一本打开的生死簿，另只手的毫笔墨迹犹未干。这便是崔珏，崔判官。这个判官倒比其他庙里的判官多几分书卷气，显得温文尔雅。

书上载：崔判官在司房检阅万国国王天禄总簿，发现唐太宗注定贞观一十三年，大限已到。于是他取浓墨大笔，将一字添了两笔变作三。阎王便按三十三年对待，放他生还了。究其因，崔珏生前曾是唐朝旧臣，官做至礼部侍郎。君臣旧情未泯，李世民便得了一笔二十年阳寿的大贿赂。可见，阴司的廉政也未曾做到无懈可击。

第三殿宋帝王余，司掌黑绳大地狱。第四殿五官王吕，司掌合大地狱。

这儿有几组怵目惊心的刑罚：

刮面狱，因为作风问题，也就是不守道德规范，丢了脸。脸面便被刮去，像刮树皮。

挖眼狱，因为冷眼看长辈，眼睛被挖去。多可惜，那双明亮的眼睛，早知这样，他还不如将角膜捐赠奥比斯眼科医院，挽救一名失明患者。

割截狱，牛头马面绑了一个人，正拉大锯分解。受此酷刑的是一女子，因她不曾从一而终嫁过两个丈夫。

磨碾狱，力士正推着沉重的石磨转，磨眼里塞着只剩了半截身子的人。磨盘上淌流着殷红的血浆，一只野狗伸着长长的舌头在吮舔。

此狱虽是教育人节俭，不要轻易浪费粮食，但手段未免太严厉了些，酿成严重的流血事件。——比较之下，还是民间处理得好，诙谐，风趣，不伤和气。当地人在每年腊月二十三送灶王上天的仪式便别具情趣。特别是家庭主妇摆好糖瓜贡品后说的那番话：

“灶爷爷，你听着，
厨房里你见天眯着过，
我顿顿省吃又俭喝，
抛米撒面是一时错。
炉窝里肮脏是娃娃多，
你老人家可得耽待着。
这糖瓜你吃不了全拿上，
捎给玉皇爷尝一尝。
我这儿与你把头磕，
上天去可要为我把好话儿说。
初一你早点回来别耽搁，
到咱家吃我蒸下的枣山馍。”

这种和风细雨式的教育方式比那种残忍的血磨具有不可类比的人情味。

再下来是五殿阎罗王司掌的油锅狱，也称为下油锅。

据说锅径阔丈余，煎油滚沸，受刑者先被牛头王带到锅前，牛王举杈搅拨，热浪扑面，继而敲击锅唇，其声如磬。这是何等残酷的心理折磨。无怪乎掌刑的小鬼不忍目睹，满面愁云。烧火的小鬼一边添柴，一边流露出敢怒不敢言的神色。

十王殿中，五阎王的知名度最大，“民间多只知阎罗王，鲜知十王矣”。这无疑与他的残酷有关。

民间在祭祀亡灵的活动中有一项叫“烧七”。

从死去的当天数，数够七天是一个七，如果这天恰恰碰上个七，便叫犯七。第几个七天犯七便称之为犯几七。如果“犯五七”，说明死者要经过五殿，亲戚们便要格外认真对待，比烧别的“七”多下点本钱，以便使死去的亲人少受罪。

说来或许还有几分戏谑成分。

五阎王气势汹汹，如此残暴，却喜欢招花惹草，所以烧“五七”时，要做一把漂亮的纸伞，伞上扎满牡丹、芙蓉、芍药……等四季鲜花。据说五阎王一看见这么漂亮的花团锦簇，就会全神贯注来欣赏，而不顾及别的。被送在五殿过堂的死者便可趁机钻在伞下溜走。

花伞也便是保护伞。

转过五殿阎罗王，我们便见到那位能伸能缩的夜游神。夜游神是个大个子，戴顶高高的白帽子，穿着黄袍子，系着蓝腰带，眼睛、鼻子都往上耸，现出一种古怪神态。

村子里如果有谁个高，旁人会说他长得夜游神似的。

传说夜游神经常可以坐在人家的房檐头歇腿。每天夜里四处行走，因此谁善谁恶他心里都有一本帐。阎王量刑时常请他出庭作证。

是的，村里有人夜出，也被称作夜游神，多少年来乡间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没有什么夜生活。夜世界不甘寂寞，便让给古怪的夜游神去活动。如果到了日益开放的都市，通宵舞会，通宵电影晚会，酒吧、咖啡屋，灯火通明，夜游神岂能有栖身之处？

距夜游神不远处，有一位布衣老头，这是历史上一位有趣的人物，名相良，外号“胡烧纸”。他是一个贩卖乌盆瓦器的老头，没什么事做的时候，就去给阎王爷烧纸，没情由地烧，于是大家都叫他“胡烧纸”。日积月累，他在地狱里竟有了十三库银子的积蓄。但是地狱里为什么会有他的塑像呢？说来话长。

我们前边说到，唐太宗在地狱里走了关系，改了寿数，可以生还。但没想到这地狱是单行道，有来路，无回路。于是他必须沿地府走一遭，崔判官给他做导游。

半路上，忽然被一伙损腰折臂、有足无头的鬼魅拦住，问他要命。原来这都是些冤魂，无收无管，不得超生。唐太宗必须拿钱打点住，才能顺利通过，可帝王身上从不带钱，急得没法。崔判官了解地狱情形，想起“胡烧纸”在地狱的十三库银子，于是借用一库，让唐太宗打点这些冤魂，才得以脱身。唐太宗还阳后，用银子去还“胡烧纸”的借债，相良不敢要。唐太宗便命人用这些银子，在开封府修了有名的大相国寺，以谢相良。

烧纸钱是我国民间较普遍的祭祀形式，随同这种祭祀活动，也产生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纸“钱”。比如：金箔和银箔的“方千”；方块草纸，中间穿孔的“大光明”，小如铜板的实心草纸“小光明”；现代货币形式的洋钱票子。

这些特殊的钱币，古钱币学者未必识的，却常出现在举丧、祭祀的烧纸盆里。

还有一种将白纸剪得外圆内方的纸钱，是专门往路口撒了买路的。这大概是接受了唐太宗被冤魂围困的教训，为使亲人在地狱轮回中旅途平坦而特意设置的。清末，北京城曾有一位以撒得一手好纸钱而名满全城的人物——撮毛。他能把一摞纸钱随手捻成一朵花，然后扔上天空，倏地飘散开一片，然后又纷纷落在棺材罩上。成了引人注目的一手绝活。

不管烧的、撒的，这都是让死者身上宽裕点，随处可打点，少受委屈。

有钱能买鬼推磨，是说阳间事，也是说阴间事。

而且为了不使死者有一丝一毫的不便，他一咽气，第一件事便是往他嘴里放口含钱。

连清末的慈禧太后都没能免俗，死后嘴里含颗夜明珠。

谁知道为了这颗珠宝，让盗墓将军孙殷英给倒吊起来。它竟给带来灾祸，也实在是始料不及呀。

无论管用不管用，这是后代尽孝的一种方式。“百善孝当先”。孝子要表现对作古长辈的关心和孝道，必须舍得让长辈花钱。久而久之，这也成了一种炫耀：炫耀富有、炫耀孝道。

在第八殿的塑像中，塑有一个老头，神情安详，无欲无望，头上顶了一只大瓜，叫人想起春节期间农民闹红火庆丰收的快乐，充满了生活情趣。这组塑像叫做刘全进瓜。这个故事也关系到唐太宗游地府的那段经历。

当时十殿阎王相信了崔判官的那笔糊涂帐，请唐王返本还阳。唐太宗感谢不尽，说，朕回阳世，无物可酬谢，惟答瓜果而已。十王喜曰：我处颇有东瓜，西瓜，只少中瓜……这段对话在地狱中用塑像形式表现出来，不但塑像造型生动，也颇具生活情趣。“只少中瓜”，出于阎王口里，顿扫那一脸官僚气，增添了些柴米油盐的生活气息。

中国民间送礼很普遍，讲究不白用人，尤其生死关头，更是如此，民间做红白筵席，借了邻家的桌椅条凳、盆碗锅灶，归还时都不空手，或是喜饅、或是糖糕，总有馈赠。

这颗中瓜虽不贵重，却全了唐太宗的礼。只苦了刘全，弃家舍子，出使冥府。

这一路无论多少险恶，他都得一一领受。

譬如那座奈何桥——

长数里，却只有三殿宽，高盈百尺，又无扶手栏杆。底下奔流浩浩恶水，浪里翻腾着赤脚蓬头的恶鬼，随时有掉下去的可能……

过奈何桥已不算是刑罚，是对人心、人性善恶的一种检

验。所谓俗话说“心平过得海”，就是这个道理。人生在世一心向善，以诚待人，自然可以顺利通过奈何桥；如果活着不举善事，以恶向人，便有被恶鬼吞没的危险。显然，奈何桥具有强烈的警世作用。话虽说奈何桥上见善恶。然而，毕竟谁心里也没底，难免忧心忡忡。民间百姓推己及人，所以过去如果死者是女性，后代要给她做绣花鞋穿。鞋帮上绣小狗，小鹅。嘴里念着：

“小狗、小鹅，
搀奶奶过河。”

鞋底上绣荷花，用来对付奈何恶水里那些蓬头鬼的，嘴里要讲：

“小鬼小鬼你莫拉，
奶奶脚上有大荷花。”

不清楚小狗、小鹅、大荷花的具体作用，但显而易见，它们具有声东击西的功效，使死去之人顺利通过奈何桥。

在我国苏南民间有一种活动叫“补缺”，这种活动中，也过这种奈何桥的。

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老年人虽到了年龄，仍不愿这么自觉，可又怕阎王生死簿上缺了额，遣小鬼来带，于是就进行一种仪式来“补缺”。

补缺仪式进行到一定程度，就有过桥一说。即在三岔路口用三块“土金”架成小桥，由子女扶着老人跨过，寓意过了奈何桥，见过阎王又回来了。这种“补缺”仪式倒颇具几分民间情趣，也体现了对生命的渴望。

奈何桥之后是望乡台，望乡台之后便是六道轮回转世图了。

六道轮回转世图是一幅壁画，它如一朵祥云，弯弯曲曲

分裂成六块，意即六道，即：天道、地道、人道、魔道、地狱道、畜生道。具体分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平民百姓、猪狗畜生、蜉蝣爬虫等等。

这使我想起人们有时爱对恩人救星这样说：这世报答不了，下世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

然而照地狱的规定，便是做牛做马也不能自己选择。如果有选择的余地，还是要做人。虽经些苦难，却可以有意为善，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结 语

游罢蒲县东岳庙，总会由于心理上的悸动，而对该庙产生出难忘的印象。我曾和几位朋友，一天之中连访两寺，其一是这座东岳庙，另一所便是与蒲县相邻数十公里的隰县小西天千佛庵。前一所主要内容是下界冥司，阴间种种；而后一所则是富丽堂皇的西天胜境。天色向晚，于归途中，大家均有所感，虽然隰县小西天层楼飞檐，金描彩绘，诸般匠心均在表现着圣洁之美，但在我们一天的游程中，这个幽美的所在，于我们心中，却显得既淡又远，超凡脱俗，便似乎与人无涉了。而东岳庙中那狰狞的恶鬼，那些让人想都想不出来的地狱苦刑，却如浓墨重彩，有力地占据着我们的思维。

如果说，蒲县东岳庙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恶，隰县小西天塑造了美，那么，我们那一晚清楚地掂量出，美之于恶，在重量上是绝然不能相敌的。

人无法肯定自己是否会上天堂，却可以肯定自己势必会死，这种人类出于对死亡的畏惧而产生的永恒的悲剧性，使得东岳庙具有了一种现实的价值。人只道神鬼怕恶人，实际上恶人也怕鬼神，天堂在虚无飘渺间，神鬼却在黑暗中徘徊。虚无飘渺不可触摸，而黑暗却随处可见，无论是心灵的黑角落，还是暗夜中的黑胡同、黑旷野。想来人们崇敬之心的基座，大约是用畏惧的黑石头垒成的。

东岳神的崇拜，东岳庙的建造，地狱冥司的展现，一方

面以神鬼的力量威吓着人们，一方面又给人以一种排除畏惧的方法。中国人没有信奉过统一的宗教，却大抵都有对冥间的恐惧，排除这种恐惧，便是祭祀冥间的神，难怪远在洪洞的足不出户的小脚老人，不去梦想她本乡本土的广胜寺，却在夜间的黑暗中冥想着蒲县的东岳庙；难怪那些飘落无定的民间艺人到东岳大帝诞辰这一天，都要十分有定数地集中在东岳庙。其实又岂止是平民百姓在这种畏惧与排解畏惧中小心谨慎地活着，即使是帝王将相，不也曾夜半虚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吗？

在蒲县东岳庙这座占地面积达八千九百余平方米的山巅上，有天堂、有地狱，神祇繁多且庞杂，兼容着佛、道及其他民间信仰，随着历史的演变，人们认识的逐渐演进，东岳庙的内容已越来越凝聚为一种形式。当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人们在这里唱戏、赶会、游玩，大概不再理会到这座建筑，这二百八十多间房屋的一砖一石，都是人们畏惧的结晶，我们由是又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前人的畏惧、痛苦，又拿什么来承托今天的欢歌呢？

于是，我想拈香拜祭，祭祀东岳泰山神，祭祀怀着一生一世的恐惧而建造了百世百代的人。